C

秘籍网 www.miji8.com

永樂大典

卷之六千八百五十
卷之六千八百五十一

十八陽
四百五十七

王

王敬薨

五代歐史

仙芝等攻劫汝頴間刺史不能拒敬薨逐代之即拜刺史敬薨為人狀貌魁傑而泥勇有力善用鐵槍重三十斤頴州與淮西為鄰境數為秦宗權所攻力戰拒之宗權悉陷河南諸州獨敬薨不可下由是頴旁諸州民皆保敬薨避賊是時所在殘破獨頴州戶二萬道過頴州敬薨供饋梁兵甚厚太祖大喜表敬薨治淮指揮使其後梁兵攻吳龐師古死清口敗兵亡歸過頴大雪士卒饑凍敬薨乃治淮積薪為燎為作糜粥餔之亡卒多賴以全活太祖表敬薨武寧軍留後遂拜節度使天祐三年為左衛上將軍太祖即位敬薨以疾致仕後卒于家

王延

五代薛史

鄉曲離亂不獲從鄉薦因客於浮陽隨滄帥戴思遠入梁嘗以儒善詞賦會

秘籍网 www.miji8.com

王重師

善劒製秦宗權陷許州長社人也爲人沈嘿多智子億仕皇朝爲殿中丞

五代歐史 王重師傳 重師許

所爲賦謁梁相李琪琪覽之欣然曰此道近難其人王生昇我堂矣縣是人士稱之尋薦爲即墨縣令歷徐宋鄆青四鎮從事長興初鄉人馮鳳在相位擢拜右補闕踰年以水部員外郎知制誥再遷中書舍人賜金紫清泰末以本官權知貢舉時有舉子崔頒者故相協之子也協素與吏部尚書盧文紀不睦及延將入貢院謁見文紀謂延曰舍人以謹重聞于時所以去冬老夫在相位時與諸相首以長者聞奏用掌文衡然貢闈取士頗多面目說者云越人善泅生子方睟乳母浮之水上或駭然止之乳母曰盧公之言蓋爲崔頒也縱與其父不悅致意何至此耶來春以頒登甲科即此類也舍人當求實才以副公望延退而謂人曰其年改御史中丞歲滿轉尚書右丞奉使兩浙吳人深重之復命授吏部侍郎改尚書左丞拜太常卿歷工禮刑三尚書以疾求分司西洛授太子少保既而連月請告爲留臺所糺改少傅致仕廣順二年冬卒時年七十三

子億仕皇朝爲殿中丞

秘籍网

www.miji7.com
www.miji8.com
www.miji9.com

扫码关注公众号

扫码添加微信

:1575389080

:13175635983

十万册、武、易、道、医、奇
等各类江湖失传秘籍和功法

鄆為扳山都指揮使重師苦戰齊魯間威震鄰敵遷頴州刺史太州已破濮人積草焚之梁兵不得入是時重師方病金瘡卧帳中悉取軍中氈毯沃以水蒙之火上率精卒以短兵突入梁兵隨之皆入遂取濮州重師身被八九瘡軍士負之而還大祖聞之驚曰柰何使我得濮州而失重師乎使醫理之逾月乃愈王師範降表重師青州留後累遷佑國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年甚有威惠重師遣其將張君練西攻邠鳳而不先請君練以其擅發兵挫失國威將召而罪之遣劉捍代重師重師遣其將張君練西攻邠鳳而不先請君練以其擅發兵挫失國威將召而罪之遣劉捍代重師重師不知太祖怒已捍至重師不出迎見之青門禮又倨捍因馳白太祖言重師有二志太祖益怒貶重師溪州刺史再貶崖州司户參軍未行賜死

王景仁

五代歐史 襍傳景仁廬州合淝人也初名茂章少從楊行密起淮南景仁為將驍勇剛悍質畧無威儀臨敵務以身先士卒行密壯之梁太祖遣子友寧攻王師範於青州師範乞兵於行密行密以步騎七千救師範師範以兵背城為兩柵友寧夜擊其一柵柵

秘籍网 www.miji8.com

中告急趣景仁出戰景仁按兵不動友寧友寧度友寧兵困乃出戰大敗之遂斬友寧以其首報行密是時梁太祖方攻鄆州聞子友寧死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仁閉壘示怯伺梁兵怠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太祖登高望見之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為誰曰王茂章也太祖歎曰使吾得此人為將天下不足平也梁兵又敗景仁軍還梁兵急追之景仁度不可走遣裨將李虔裕以衆一旅設覆於山下以待之留軍不行解鞍而寢虔裕疾呼曰追兵至矣宜速走虔裕以故不能及而景仁得全軍以歸景仁嘗戰於此也虔裕三請景仁乃行而虔裕卒戰死梁兵渥怒以兵攻之景仁奔于錢鏐鏐表景仁領宣州節度使梁太祖素識景仁乃遣人召之景仁間道歸梁仍以為寧國軍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久之未有以用也招討使將韓勍李思安等兵伐趙行至魏州司天監言太陰虧不利行師太祖亟召景仁等還已而復遣之景仁已去太祖思衛者言馳使者止景仁於魏以待景仁已過邢洺洛使者及之景仁不奉

詔進營於柏鄉乾化元年正月庚寅日有食之崇政使敬翔白太祖曰兵可憂矣太祖烏之旰食是日景仁及晉人戰大敗於柏鄉景仁退保趙州太祖曰吾亦知之蓋韓勍李思安輕汝烏客而不從節度爾乃罷景仁就第後數月悉復其官爵未帝立以景仁烏淮南招討使使攻廬壽軍過獨山山有楊行密祠景仁再拜號泣而去戰于霍山梁兵敗走景仁殿而刀戰以故梁兵不甚敗景仁歸京師病疽卒贈太尉吳縝纂誤以梁太祖遣子友寧攻王師範于青州是時梁太祖方攻鄆州聞子友寧死人傳友寧乃梁祖兄姐之子其後中書上議亦皆謂之皇姪今按梁家名之誤也乾化元年正月庚寅日有食之崇政使敬翔白太祖曰兵矣太祖烏之旰食是日景仁及晉人戰大敗於柏鄉今按梁太祖紀云乾化元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然則史之所紀者二事日食與戰敗也今司天考則云正月丙戌朔日食本紀則書正月庚寅日食是日戰敗三者所書皆不同未知何者烏是最其關丙戌庚寅相拒五日而皆書日食此烏其悞也祖帝命景仁伐淮南戰于霍山景仁戰于霍山非霍山也仁敗今按楊隆演世家乃是徐溫與景

秘籍网 www.miji8.com

史論 史臣曰劉鄩以機略自負賀瓌以忠敭見稱懷英以慷勇佐時景仁以貞純許國較其器業皆名將也然雖有善戰之勞亦有敗軍之咎則知兵無常勝豈虛言哉然鄩之據兗州誠於師範比跡於英公方之數侯加一等矣

王檀

五代薛史 列傳檀字衆美京兆人也曾祖泚唐左金吾衛將軍隴州防禦使祖曜定難功臣渭橋鎮遏使父環鴻臚卿以檀貴累贈左僕射檀少英悟美形儀好讀兵書洞曉韜略唐中和中太祖鎮大梁檀爲小將四年汴將楊彥洪破巢將尚讓李讜於尉氏門外檀在戰中推鋒陷陣遂爲太祖所知稍蒙擢用預破蔡賊於斤溝淝河八角遷踏白都副將光啓二年從胡真擊淮西之衆解河陽之圍蔡賊張存敬乘亂據洛陽檀與勇士數十人潛入賊柵邀其輜重存敬遁走胡真至陝州開通貢路遣檀攻玉山寨降賊帥石令欽從擊秦宗賢於鄭州西北河灘之上於太祖馬前射賊將孫安應弦而斃三年佐都指揮使朱珍破獲其將孫用和束諏以獻從擊蔡賊於板橋偏將李重霸僅爲蔡人所擒檀奪取而旋獲賊將薛注太祖破朱瑾於劉橋檀盡收其軍實文德元年三月討羅弘信敗魏人於內黃檀獲其將周儒邵神劒以

歸補衡山都虞侯是歲與諸軍平蔡州明年佐朱珍大破時溥之衆檀獲賊將何肱改左踏白馬軍副將預征兗鄆累立戰功大順元年從龐師古渡淮深入討孫儒之亂奪邵伯堰破高郵軍檀奮命擊賊刃傷左臂未幾遷順義都將天復中從太祖率四鎮之師圍鳳翔以迎昭宗屢立戎効遷左踏白指揮使從攻王師範於青丘檀以偏師收復密郡遂權知軍州事充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尋表授檢校左僕射守密州刺史郡接淮戎舊無壁壘乃率丁夫脩築羅城六旬而畢居民賴之加檢校司徒三六月授邢州保義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兗潞州東北面行營招討使乾化元年正月王景仁與晉人戰于栢鄉王師敗績河朔大震景仁餘衆爲虜騎所追檀戒嚴設備應接敗軍助以資裝獲濟者甚衆俄而晉軍大至重圍四合土山地穴晝夜攻擊太祖憂之檀上表請駕不親征而悉力枝梧竟全城壘三月以功就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七月又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進封琅琊郡王命宣徽使趙殷衡賫詔慰諭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末帝即位移授許州匡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師五年蔡州刺史王彥温作亂檀受詔討平之加兼中書令貞明元年三月

秘籍网 www.miji8.com

魏博軍亂六月晉王入魏州分兵收下屬郡河北大擾檀受詔與閻劉郭掎角進師以援河北檀攻澶州魏縣下之擒賊將李巖王門關襲取晉陽末帝許之即馳兵而去二年二月師至晉陽晝夜急攻其壘并州幾陷既而蕃將石家才自潞州以援兵至檀引軍大掠而還尋授天平軍副大使知節度事先是檀招誘群盜選其勁悍者實於帳下以為爪牙至是數輩竊發突入府第檀素不為備遂為所害時年五十一節度副使裴彥聞變率府兵盡擒諸賊州城帖然尋冊贈太師謚曰忠毅葬於開封尹門原有子六人皆升朝列

史臣曰夫大都偶國春秋所非當師厚之據鄴城也綰數萬之甲兵檀六州之輿賦名聞既震主勢亦滔天逮其喪亡須議分割猶茲以失河朔因是以啓晉人詩所謂誰生厲階者師厚之謂歟存節王檀俱出身事主底力圖功觀其方略皆將帥之良者也濟北先生

雞肋集古姦雄擁地阻兵招納逋逃苟須其力以濟者多矣檀事梁無貳且納盜以為爪牙斃則恩不足懷威不足制而養虎自遺患可為世之姦豪戒也

王虔裕

五代歐史

弋獵為生少從諸葛爽起青[redacted]間其後爽為
率兵北擊沙陀還入長安攻黃巢爽兵敗降巢巢以爽為河陽節度使中
和三年孫儒陷河陽虔裕隨爽奔于梁是時太祖新就鎮黃巢秦宗權等
兵方盛太祖數為所窘而梁未有佗將乃以虔裕將騎兵嘗為先鋒擊巢
陳蔡間拔其數柵巢已去秦宗權攻許鄭與梁為敵境大小百餘戰虔
表虔裕義州刺史黃巢秦宗權攻許鄭與梁為敵境大小百餘戰虔裕功為多乃
裕常有功秦賢攻汴南境太祖遣虔裕拒賢於尉氏戰敗失一裨將太祖
怒拘虔裕於軍中邢州孟遷降梁為晉人所圍太祖遣虔裕以精兵百人
疾馳夜破晉圍入邢州遷明立梁旗幟于城上晉人以為救兵至乃退已
而晉兵復來遷執虔裕降于晉見殺吳縝纂誤太祖遣虔裕以精兵百人
疾馳夜破晉圍入邢州今按孟遷傳云梁太祖遣虔裕將騎三百助遷
守二者不同未知孰是鼎無咎雞肋集韓信用市人戰所以能變化若神
者其技惟不窮於彼旗立幟之間故也虔裕以百人入晉圍晉遂為解去
亦奇矣得其一說而後至其復來安坐而受縛真兒戲哉

秘籍网 www.miji8.com

王彥章

以為

明鄆州壽昌人也少為軍卒事梁太祖為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軍使末帝即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彥章為人驍勇無人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作死節傳王彥章有力能跳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也軍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為勍敵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佗人莫能舉獨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闘雞小兒耳何足懼哉梁分魏相六州為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百騎入魏屯金波亭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間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虜變魏軍果亂自絶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為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屯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為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趙岩張漢傑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讒間彥章雖為招討副使而謀不見用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納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讎敵未滅陛下棄忽

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使人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為招討使以段凝為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溪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為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當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下楊劉與彥章俱浮于河各行一岸每舟械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岸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還與趙岩張漢傑交通彥章素剛憤梁日削而嫉岩等所為嘗謂人曰俟吾破賊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嚴等聞之懼與凝岩乃共譖彥章書而上之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為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嚴等匿彥章書而上已書末帝初疑其事及楊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趙嚴等從中曰夜

秘籍网 www.miji8.com

毀之乃罷彦章以凝為招討使彦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調有司効彦章不恭勒還第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彦章使守捉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秖有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彦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彦章至遞坊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素與彦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鎗也舉矟刺之彦章傷重馬踣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彦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為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彦章武人不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彦章彦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莫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彦章病創卧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時追贈彦章太師五代薛史王彦章傳一日晉王領兵追潘張寨大軍隔河未能赴援彦章援鎗登舡叱舟人解纜招討使賀瓌止之不可晉王聞彦章至抽軍而退其驍勇如此及晉高祖遷都夷門嘉彦章之忠款詔贈太尉搜訪

子孫錄用。五代史補

王彥章之應募也。同時有數百人。而彥章獨皆怒曰。彥章何人。一旦自草野中出。便欲居我輩之上。是不自量之甚也。

彥章聞之。乃對主將指數百人曰。我天與壯氣。自度汝等不及。故求作長耳。汝等咄咄。得非勝負將分之際。邪且大凡健兒開口便言死。則未暇且共汝等赤脚入棘針地。走三五遭。汝等能乎。衆皆以為戲。既然。衆皆失色。無敢效之者。太祖聞之。以為神人。遽擢用之。歐陽公集王彥章畫像記。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為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鄆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為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一作用皆怒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

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汙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畧。不能脩公之

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来此求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滑人得公之孫庶所録家傳頗多公因用笏畫山川為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死節而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而史云將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来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一無此字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為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或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為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為非拘拘牽常筭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来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吉本作復今從蘇本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摩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一有尤字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

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兒童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為良將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二字一作否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爾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吳禮部文集彦章畫像記後題歐陽公著五代史書王彦章死節事且健其材壯其志奇其言深致意焉蓋亂世忠義之士少所以抑揚者不得不然然其事梁之罪不可揜也故又曰天下惡梁士不幸生其時不為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則必死人之事若彦章可謂得其死矣此正論也異時記彦章畫像謂於五代書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太息恨舊史殘畧不備喜得家傳而知其詳反覆得勝之戰稱以天下偉男子夙昔想見其人而幸獲拜其像以為希慕之至焉者也嗟乎公於彦章何獨惓惓若是哉古之明將効死而不屈者不少矣豈以紀述之故而不能忘情耶然亦太諄複矣春秋之法深治亂賊之黨公之為史也自言有取於春秋此獨未之思耶子路死孔悝之難君子猶謂其徒知食焉不辟其難之為義而輒取之食為非義也夫子路特見義之不精豈若彦章黨逆賊而不知食之用乎

權其輕重則死難之美不足以蓋黨賊之惡矣凡人有所明亦有所蔽歐公蔽於此故明有所遺韓通之不見録也宜哉

國朝徐一夔始豐葉歐陽公書彦章事古人為文非徒然也蓋必有為而作宋至慶曆已四十年不用兵矣一旦趙元昊叛兵聚西陲歷四五年而攻守之計不決歐陽公獨持用奇取勝之議朝廷不以為然而邊將多失機會公以謂彦章之善於用奇也故於其事獨惓惓焉彦章姓王氏鄆州壽張人號王鐵槍事梁至宣義軍節度使梁晉交爭河上之戰凡數百合彦章戰輒勝至於德勝之戰尤奇末帝時小人段凝用事忌彦章功名唐兵攻兗州故與羸卒遂至於敗見執於唐死之歐陽公著五代史既列彦章於死節傳而加感憤歎息其後在河北又得其家傳并畫像以家傳補舊史之畧以畫像損壞重加補緝且為著畫像記至於德勝之戰傳既書之畫像記復申言之不厭於複其所以然蓋致其希慕不可及之意而警發當時用兵者之不尚奇也議者以謂古之良將多矣歐陽公何獨惓惓於彦章其意不不足於公舉古之良將而獨舉彦章非謂古之良將不善用奇也蓋舉近則人易知所謂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是也若梁為亂賊之黨而以其死為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則尤大非且

自古亂賊莫甚於漢之莽操梁雖僭起乘唐衰而取之視莽操尤當末減且楊雄嘗事莽矣荀彧嘗事操矣彦章起自卒伍素不知書尚得而咎之哉彦章之事梁政如舅姑行非特不知歐陽公之意有在且不知五季之世宛節之臣為不多見使彦章之忠義不白於天下後世無以為人臣勸因著于篇

王宗弁

通鑑綱目 宗弁稱疾罷歸杜門不出蜀主疑其怨望加檢校太保不受謂人曰廉者足而不憂貧者憂而不足吾致位至此足矣而可求進乎蜀主許之

王令謙

五代薛史 列傳 王令謙潘知麟者皆從進早事從進每諫之及萌逆節數形讜言會從進子弘超自宮苑副使省父在郡郡有山寺因率令謙登賞酒酣臨峭壁使人推落誣云令謙因皆從進之意也知麟相次遇害朝廷聞其事詔贈令謙忠州刺史知麟順州刺史旌其忠也時詔旨仍委高行周候奴復城池訪尋兩家骨肉切加

安撫具以名
聞當與叙録

王晏球

五代歐史 祿傳 晏球字瑩之洛陽人也少遇亂為盜所掠
選富家子之材武者置之帳下號廳子都晏球為人倜儻有大節為廳子
都指揮使太祖即位為右千牛衛將軍友珪立龍驤戍卒反自懷州趣京
師遣晏球擊敗之于河陽以功遷龍驤第一指揮使末帝即位遷龍驤四
軍都指揮使梁遣捉生軍將李霸將千人夜作亂自水門入縱
火大譟以長竿縛
擊之賊勢稍却末帝登樓見之呼曰此非吾龍驤軍邪晏球奏曰亂者李
霸一都爾陛下嚴守宮城而責臣破賊遲明盡殺之以功拜澶州刺史梁
晉軍河上以晏球為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入汴晏球以兵追之行
至封丘聞末帝已崩即解甲降唐莊宗賜姓名曰李紹虔拜齊州防禦使
戍亳橋關明宗兵變自鄴而南遣人招晏球晏球從至洛陽拜歸德軍節
度使定州王都反遣兗餘將萬騎救都晏球聞兗餘等兵且來徵南院使張延朗等討之都遣
人壯招契丹契丹遣兗餘將萬騎救都晏球聞兗餘等兵且來徵南院使張延朗等討之都遣

屯新樂自逆於望都而契丹從佗道入定州與都出不意擊延朗軍延朗大敗收餘兵會晏球趨曲陽都乘勝追之晏球先至水次方坐胡床指麾而都衆奄至晏球與左右十餘人連矢射之都衆稍却而後軍亦至晏球立高岡號令諸將皆稟于矢用短兵回顧者斬荷彦卿以左軍攻其左高行珪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都軍都遂大敗自曲陽至定州橫尸棄甲六十餘里都與禿餒入城不敢復出契丹又遣惕隱以七千騎益都晏球遇之唐河追擊至蒲城斬首二千級獲馬千匹契丹自中國多故殫於北方北方諸夷無大小皆畏伏而中國之兵遭契丹者未嘗少得志自晏球擊敗禿餒又走惕隱其餘衆奔潰投村落村落之人以鋤耰白梃所在擊殺之無復遺類惕隱與數十騎走至幽州西為趙德均擒送京師明宗下詔責誚契丹契丹後數遣使至中國求歸惕隱等辭甚卑遜輒斬其使以絶之於是時中國之威幾於大震而契丹少衰伏矣自晏球始也

晏球攻定州久不克明宗數遣人促其破賊晏球以謂未可急攻其偏將朱弘昭張虔劉等宣言曰晏球怯耳乃驅兵以進兵果敗殺傷三千餘人由是諸將不敢復言攻晏球乃休養士卒食其三州之賦悉以俸祿所入與牛酒日與諸將高會久之都城中食盡先出其民萬餘人數與禿餒謀

決圍以走不果都將馬驤能以城降都自焚死晏球為將有機略善撫士卒其擊禿餒既因敗以為功而諸將皆欲乘勝取都晏球返獨不動卒以持久弊之自天成三年四月都反明年二月始克之軍中未嘗戮一人以贈太尉吳縝纂誤定州王都反以晏球為招討使討之契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今按契丹附錄云定州王都反唐遣王彥球討之契丹遣禿餒等以騎五千救都與晏球定州已來制置內閑廄宮苑等使乾符六年即拜義武軍節度使黃巢陷長安處存感憤流涕率鎮兵入關討賊巢敗第一勤王倡義處存為第一乾寧二年處存卒于鎮三軍以河朔故事推處存子郜為留後即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處直為後院中軍都知兵馬使光化三年梁兵攻定州郜遣處直率兵距之戰于沙河為梁兵所敗敗兵返入

王處直

五代歐史 列傳 處直字允明京兆萬年人也父宗善殖財貨富擬王侯為唐神策軍定州已來制置內閑廄宮苑等使乾符六年即拜義武軍節度使黃巢陷長安處存感憤流涕率鎮兵入關討賊巢敗第一勤王倡義處存為第一乾寧二年處存卒于鎮三軍以河朔故事推處存子郜為留後即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處直為後院中軍都知兵馬使光化三年梁兵攻定州郜遣處直率兵距之戰于沙河為梁兵所敗敗兵返入

城。逐郜郜出奔晉。亂兵推處直為留後。梁兵圍之。處直遣而事梁。出絹十萬匹。搞軍。乃與梁盟。梁太祖表處直義武軍節度使。累封太原王。太祖即位。封處直北平王。其後梁兵攻王鎔。鎔求救于晉。處直亦遣人至晉。願絕梁以自效。晉兵救鎔。處直以兵五千從破梁軍于柏鄉。其後梁兵攻鎔。鎔求救于晉。處直又以兵從。處直好而客有李應之者。妖妄人也。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治之。而愈。處直益以為神。使衣道士服。以為行軍司馬。軍政無大小。咸取決焉。初。處直未嘗不與邑蘭得小兒劉雲郎。養以為子。初。處直未有子。乃以雲郎與處直而紿曰。此子生而有異。處直養以為子。更名曰都。甚愛之。應之由此益橫。乃籍管內丁壯。別立新軍。自將之。治第博陵坊。四面開門。皆用左道。處直將吏知其必為患。而莫能諫也。是時幽州李匡儔假道中山。以如京師。處直伏甲州城外。以備不虞。匡儔已去。甲士入城。圍應之第。執而殺之。因詰處直。請殺都。處直不與。明日。第功行賞。因陰趾甲士姓名。自隊長以上。藏于別籍。其後因事誅之。凡二十年。無一人免者。而處直終為都所殺。都為人狡佞多謀。鎮定之蔽也。文禮雖有罪。猶鎮定不獨存。乃遣人請莊宗發兵。莊

宗取所獲文禮與梁蠟書示處直曰當部之亡于晉也郁亦奔焉晉王以女妻之以為新州防禦使處直見莊宗必討文禮益自疑乃陰與郁交通使郁北招契丹入塞以牽晉兵且許召郁為嗣都聞之不悅而定人皆言契丹不可召恐自貽患處直不聽郁自奔晉常恐處直不容因此大喜以為乘其隙可取之乃以厚賂誘契丹阿保機阿保機舉國入寇定人皆不欲契丹之舉小吏和昭訓勸都舉事年正月朔旦都拜處直于西宅處直因之西宅自為留後凡王氏子孫及處直將校殺戮殆盡明然左右無兵遂欲囓其鼻都掣袖而走處直遂見殺初有黃蛇見於碑樓處直以為龍藏而祠之又有野鵲數百巢麥田中處直以為己德所致而定人皆知其不祥曰蛇穴山澤而處人室鵲巢鳥降而田居小人窟果被廢死莊宗已敗契丹于沙河追奔過定州與都相得懽甚以子繼岌娶都女以都為義武軍節度使同光二年莊宗幸鄴都来朝賜以鉅萬莊宗以繼岌故待都甚厚所請及明宗立頗惡都為人而安重誨每以法繩之都始有異志是時唐兵擊契丹數往来定州都供饋多闕益不自安和昭訓為都謀曰天子新立四

方未防其勢易離可為自安之計已而朱守殷反於汴以蠟書招青徐岐潞梓五鎮約皆舉兵而五鎮不應明宗遣王晏球討之都復與王郁招契丹為援契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都遣指揮使鄭季麟龍泉鎮將杜弘壽以二千人迎契丹為晏球所敗季麟弘壽被執晏球責曰吾嘗使人招汝何故不降弘壽對曰受恩中山兩世矣不敢有二心遂見殺弘壽臨刑神色自若晏球軍望都及契丹戰大敗之曲陽都及禿餒得數騎遁去閉城不復出初莊宗軍中闌得一男子愛之使冒姓李名繼陶養於宮中以為子明宗即位安重誨出以乞段徊徊亦惡而逐之都使人求得之至是紿其衆曰此莊宗太子也被以天子之服使巡城上以示晏球軍軍士識者曰此繼陶也共詬之都居城中兵少惟以契丹二千人守城呼禿餒為餒王屈身事之諸將有欲出降者都伺察嚴密殺戮無虛日以故堅守經年天成四年二月城破都與家屬皆自焚死王氏遂絕于中山而處存有子鄴鄴子廷徽與士卒同甘苦明宗時歷貝忻密澶隰州刺史范延光反于鄴晉高祖以廷徽與莊宗連外姻為人驍勇自為軍校能有功拜彰德軍節度使初處直為都所囚幼子威北走契丹契丹謂晉高祖曰吾欲使威襲其先人爵土如何

高祖對曰中國之法自將校為刺史升團練防禦而至節度使請中國漸進之契丹怒曰爾自諸侯為天子豈有漸乎高祖聞之遽徙廷胤鎮義武曰此亦王氏之後也後徙鎮海而卒

王都 五代薛史

李應之得於村落間養為己子及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醫之不久病間處直神府之事咸取決焉處直時未有子應之待為羽人始假幕職出入無間漸署為行軍司馬軍因是都得為處置之子其後應之閱白丁於管內別置新軍起第於博陵以都遺於處直曰此子生而有異處直時未有子應之有妖人丁隆將校相慮變在朝夕言都有異圖其第禍會燕師假道伏甲於外城以備不虞昧旦入郭諸校因引軍以圍應之死於亂兵咸云不見其屍衆不解甲乃逼牙帳請殺都處直堅靳之久乃得免翌日賞勞籍其兵於卧內自隊長已上記於別簿漸以戕戮迨二十年別簿之記略無子遺都既成長總其兵柄姦詐巧佞生而知之處直愛養漸有付託之意時處直諸子尚幼乃以都為節度副大使王郁者亦處直之孽子也天祐十八年二月莊宗親征鎮州敗契丹於沙

河明年正月乘勝追虜過定州都馬前奉迎莊宗幸其府第曲晏都有愛女十餘歲莊宗與之論婚許為皇子繼岌妻之自是恩寵特異奏請無不從同光三年莊宗幸鄴都都来朝覲留宴旬日錫賚鉅萬周玄豹見之曰形若鯉魚難免刀机及明宗嗣位加中書令然以其奪據父位深心惡之初同光中祁易二州刺史都奏部下將校為之不進戶口租賦自贍本軍天成初將仍舊既而安重誨用事稍以朝政壅塞諸軍多屯幽易間大將往来都陰為之備屢廢迎送漸成猜間和昭訓為都籌畫曰主上新有四海其勢易離可圖自安之計會朱守殷據汴州反鎮州節度使王建立與安重誨不協心懷怨嫉都陰知之乃遣人說建立謀叛建立偽許之密以狀聞都又與青徐岐潞梓五帥蠟書以離間之三年四月制削都在身官爵遣宋州節度使王晏球師討之都急與王郁合兵大戰於嘉山為王師所敗唯禿餒以二千騎奔入定州都伏之守城呼為餒王屈身瀝懇冀其盡力孤壘周年亦甚有備諸校或思歸嚮以其無宿謀故數構不就都好聚圖書至三萬卷名畫樂器訪察嚴密殺人相繼人無寧晏市以得為務不責貴賤書自常山始破梁國初平令人廣將金帛收市

各數百皆四方之精妙者萃於其府四年三月晏球拔定州時都能降於曲陽門都巷戰而敗奔馬歸於府第縱火焚之府庫妻孥燼唯擒虎餘并其男四人第一人獻於行在李繼陶者莊宗初略地河朔俘而得之收養於宮中故名曰得得天成初安重誨知其本末付段佃養之為兒佃知其不稱許其就便王都素畜異志潛取以歸呼為莊宗太子及都叛遂僭其服裝時俾乘墉欲惑軍士人咸知其僞競詬辱之城陷晏球獲之拘送於闕下行至邢州遣使戮馬史臣曰王鎔據鎮冀以稱正治將數世處直分易定以為帥亦既重侯一則惑佞臣而覆其宗一則嬖孽子而失其國其故何哉蓋富貴斯久仁義不脩目眩於妖妍耳惑於絲竹故不能防姦於未兆察禍於未萌相繼敗亡又誰咎也

王緘

五代薛史

仁恭假列傳王緘者幽州劉仁恭故吏也少以刀筆直記室從莊宗經略太原屬仁恭阻命武皇留之緘堅辭復命書詞稍抗武皇怒下獄詰之謝罪聽命乃署為推官歷掌書記承制授檢校司空魏博節度副使緘博學善屬文燕薊多文士緘後生未知名及在太原名位驟達燕人馬郁有盛名於鄉里而緘素以吏職事郁及郁在太原謂緘曰公在此作文士所謂避風之鳥受

賜於魯人也。每於公宴。但呼王緘而已。十年。從征幽州。既獲仁恭父子。莊宗命緘為露布。觀其旨趣。緘起草無所辭避。義士以此少之。胡柳之役。緘隨輜重前行。殁於亂兵。際晚盧質還營。莊宗問副使所在。質曰。某醉不之知也。既而緘凶問至。莊宗流涕久之。得其喪。歸葬太原。

王正言

沙門學工 列傳

正言。鄆州人。父志濟。陰令正言早孤貧。青州。表為推官。移鎮魏州。改觀察判官。莊宗平定魏博。正言仍舊職任。小心端慎。與物無競。嘗為同職司空頲所凌。正言降心下之。頲誅。代為節度判官。同光初。守戶部尚書興唐尹。時孔謙為租庸副使。常畏張憲牴特。不欲其領使。乃白郭崇韜留憲於魏州。請宰相豆盧革判租庸。未幾。復以盧質代之。孔謙白云。錢穀重務。宰相事多。簿籍留滯。又云。盧質判二日。便借官錢。皆不可任。意謂崇韜必令已代其任。時物議未允。而謙沮喪久之。李紹宏曰。邦計國本。時號怨府。非張憲不稱職。即日徵之。韜曰。邦計雖重。在侍中眼前。但得一人為使。即可。魏博六州戶口。天下之半。王正言操守有餘。智力不足。若朝廷任使。庶幾與人共事。若專制方隅。以委之。崇韜即奏憲留守魏州。徵王正言為

租庸使正言在職王諾而已權柄出於孔謙正言不奈繁浩簿領縱橫觸事遺忘物論以為不可即以孔謙代之正言守禮部尚書三年冬代張憲為興唐尹留守鄴都時武德使史彥瓊監守鄴都廩帑出納兵馬制置皆出彥瓊將佐官吏願指氣使正言不能以道御之但趑趄聽命至是貝州戍兵亂入魏州彥瓊望風敗走亂兵剽劫坊市正言促召書吏寫奏章家人曰賊已殺人縱火都城已陷何奏之有是日正言引諸僚佐謁趙在禮望塵再拜請罪在禮曰尚書重德勿自卑屈余受國恩與尚書共事但思歸之衆倉卒見迫耳因拜正言厚加慰撫明宗即位正言求為平盧軍行軍司馬因以授之竟卒於任

王瓚

五代薛史

既平河中追念王氏舊恩辟瓚為賓佐梁祖即位歷諸衛大將軍兗華兩鎮節度使重盈之諸子也天復初梁祖築壘於德勝渡秋八月瓚率汴軍五萬自黎陽渡河將掩擊魏州明宗出師拒之瓚至頓丘而旋於楊村夾河築壘架浮航自滑饋運相繼瓚嚴於軍法令行禁止然機畧應變則非所長十一月瓚率其衆觀兵於戚城明

列傳瓚故河中節度使重盈之諸子也

宗以前鋒擊之獲其將李立十二月邏騎報汴之饋粮千
掩而取之莊宗遣徒兵五千設伏以待之下騎軍循河南岸西上俘獲饋
役數千瓚結陣河曲以待王師既而兵合一戰敗之瓚衆走保南城瓚以
小舟北渡僅免是日獲馬千餘匹俘斬萬級王師乘勝徇地漕濮梁主以
瓚失律令戴思遠代還及王師襲汴時瓚為開封尹梁主聞王師將至自
登建國門樓日夜垂泣時持國寶謂瓚曰吾終保有此者繫卿耳令瓚閱
市人散徒登城為備洎明宗至封丘門瓚開門迎降翌日莊宗御玄德殿
瓚與百官待罪及進幣馬詔釋之仍令收梁主屍備槨櫝於佛寺漆
首函送於郊社居數日段凝上疏奏梁朝掌事權者趙巖等並助成虐政
結怨於人聖政維新宜誅首惡以謝天下於是張漢傑張漢融張漢倫張
希逸趙殼朱珪等並族誅家財籍没瓚聞諸族當法憂悸
妻子決別郭崇韜遣人慰譬之詔授宣武軍節度副使知
如故瓚心憂疑成疾十二月卒贈太子太師瓚雖為治嚴肅而慘酷有家
世風自歷守藩鎮頗能除盜而明不能照下及尹正京邑委政於愛壻牙
將辛廷蔚曲法納賄因緣為奸初汴人駐軍於河上軍計不足瓚請率汴
之富戶出納軍錢賦取不均人靡控訴至有雉經者又有

免率者及明宗即位素知廷蔚之奸乃勒歸田里然
贊能優禮擯紳抑挫豪猾故當時士流皆稱仰焉

王建及

五代薛史 列傳

建及在籍中後以功署牙職典義兒軍及賜姓名天祐七年改匡衛軍
獻建及在籍中後以功署牙職典義兒軍及賜姓名天祐七年改匡衛軍
都校桓鄉之役汴將韓勍追周德威至高邑南野河上鎮定兵將劒謂建及曰如賊過橋則勢
勍選精兵堅奪之莊宗登高而望鎮定兵將劒謂建及曰如賊過橋則勢
不可遏卿計如何建及於部下選士二百挺槍大譟刺汴軍卻之於橋下
二月王師攻魏魏人夜出犯我營建及設伏待之扼其歸路盡殪之劉鄩
之營莘縣月餘不出忽一旦縱兵攻鎮定之營軍中騰亂建及率銀槍勁
兵千人赴之擊敗汴軍追奔至其壘元城之戰建及首陷其陣授天雄軍
教練使八月遷遼州刺史十四年從擊契丹於幽州破之十二月從攻楊
劉自寅至午汴軍嬰城拒守建及自負葭葦堙塹卒先登梯遂拔之胡柳
之役前軍逗撓陳晚汴軍登土山建及一戰奪之莊宗欲收軍詰朝合戰
建及橫矟當前曰賊大將已亡乘此易擊王但登山觀臣破賊即引銀鎗
效節軍大呼奮擊三軍增氣繇是王師復振以功檢校司空魏博內外衙

都將十六年汴將賀瓌攻德勝南城以戰船十餘艘竹作維之扼斷津路王師不渡城中矢石將盡守城將氏延賞危急莊宗令積薪其上順流縱火以攻其艦須臾煙焰騰熾梁軍斷纜而遁建及乃賊船者津人有馬破龍者能水游乃令往見延賞延賞言危窘極矣所爭晷刻時棹舡滿河流矢雨集建及被重鎧執矟呼曰豈有一衣帶水縱賊如此乃以二船實甲士皆短兵持斧徑抵梁之戰艦斧其笧又命上流具筏積薪其上順流縱火以攻其艦須臾煙焰騰熾梁軍斷纜而遁建及乃入南城賀瓌解圍而去其宗解御衣金帶賜之建及有膽氣慷慨不群臨陣鞠旅意志氣橫壯自莊宗至魏州建及都總內外衙銀槍效節帳前親軍善於撫御所得賞賜皆分給部下絶甘分少頗洽軍情又累立戰功雄勇冠絶雖勞者忌讒之時宦官韋令圖監建及軍每於莊宗前言建及以家財驟施其趣向志意不小不可令典衙兵莊宗因猜之建及性既忠蓋雖知讒構不改其操十七年三月授代州刺史八月與李存審赴河中解同州之圍建及少遇禍又從戰陣矢石所中肌無完膚復有功有疑私心憤鬱是歲卒於太原時年五

十七

王思同

州刺史薛史列傳思同同幽州人也父敬柔歷瀛平儒檀營五下軍校會劉守光攻仁恭於大安山思同以部下兵歸太厚皇命為飛騰指揮使從莊宗平定山東累典諸軍思同性踈後粗有文性喜為詩什與人唱和自稱薊門戰客魏王繼岌待之若子時年十六武伊直擬衝霄漢賴有青天墜着頭其所為詩句皆此類也每從征必在興聖帳下然同光朝位止鄭州刺史明宗在軍時素知之即位後用為同州節度使未幾移鎮隴右思同好文士無賢不肖必館接賄遺歲費數十萬在秦州累年邊民懷惠華戎寧息長興元年入朝見於中興殿明宗問秦州邊事對曰秦州與吐蕃接境蕃部多違法度臣設法招懷沿邊置寨四十餘所控其要害每蕃人互市飲食之界上令納器械因手指畫秦州山川要害控扼處明宗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豈及此耶兩川叛欲用之且留左右故授右武衛上將軍八月授西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尹西京留守伐蜀之役為先鋒指揮使石敬瑭入大散關思同恃勇先入劍閣大軍未相繼援董璋兵逐出之及敬瑭班師思同以酋獲劍門之功

移鎮山南西道三年兩川交兵明宗慮併在一人則朝廷難制密詔思同相度形勢即乘間用軍事未行而董璋敗八月復為京兆尹兼西京留守時潞王鎮鳳翔與之隣境及潞王不稟朝旨致書於秦涇雍梁邠諸帥言賊臣亂政厲先帝疾篤謀害秦王迎立嗣君自擅權柄以至殘害骨肉搖動藩垣惧先人基業忽焉墜地故誓心入朝以除君側事濟之後謝病歸藩然藩邸素貧兵力俱困欲希國士共濟急難乃令小伶女十人以五絃妓見思同因歡諷動又軍校宋審温者適至乃繫之於獄彦稠請誅審温拘送昭赴闕時思同已遣其子入朝請使於雍若不從命即縱獨圖之又令推官郝昭府史米延乂以書檄起兵會副部署藥彦稠至方宴而妓使事朝廷嘉之乃以思同為鳳翔行營都部署起軍營於扶風三月十四日與張虔釗會于岐下進收東西關城城中戰備不完然死力禦扞外兵傷夷者十二三十六日潞王思同傳

聞者悲之

年大小數百戰甲不解體金創滿身士卒固嘗從我矣今先帝新弃天下而朝廷信用姦人離間骨肉我實何罪而見伐乎因慟哭士卒聞之皆悲憐之張虔釗性褊詰旦西南用軍與都監皆血刃以督軍士齊詬反

攻虔釗虔釗躍馬避之時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引軍自西門先入思同未之知猶督士登城俄而嚴衛指揮使尹暉呼曰西城軍已入城受賞矣軍士可解甲弃仗之聲振動天地日午亂軍畢集澄州張從賓邠州康福河中安彦威皆遁去十七日思同與藥彦稠萇從諫俱至長安劉遂雍閉關不内乃奔潼關二十二日潞王至昭應前鋒執思同来獻王謂左右曰思同計乖於事然盡心於所奉亦可嘉也顧謂趙守鈞曰思同爾之故人可行迓之於路達予撫慰之意思同至潞王讓之曰賊臣傾我國殘害骨肉非予弟之過我起兵岐山蓋誅一二賊臣耳爾何首鼠兩端多方誤我今日之罪其可逃乎思同曰臣起自行間受先朝爵命秉旄仗鉞累歷重藩終無顯效以荅殊遇臣非不知攀龍附鳳則福多扶衰救弱則禍速但惟瞋目之後無面見先帝鬱鼓膏原縲囚之常分也潞王為之改容徐謂之曰且憩歇潞王欲有之而楊思權之徒恥見其面屢啓於劉延朗言思同不可留慮失士心又潞王入長安時尹暉盡得思同家財及諸惡思同與劉延朗亟奏言之屬潞王醉不待報殺思同并其子德勝潞王醒召思同左右報已誅之矣潞王怒延朗累日嗟惜之及漢高祖即位詔贈侍中

王令温 五代薛史

史累贈太子太師令温字順之瀛州河間人也父迪德州刺遷廳直軍校明宗之為統帥嘗與契丹戰於上谷明宗臨陣馬失為虜所迫令温乃以所乘馬授明宗而自力戰飛矢連發故兵為之稍却及明宗即位歷遷神武彰聖都校晉初自淄州刺史遷沿州團練使及安重榮稱兵於鎮州晉祖以令温為行營馬軍都指揮使與都帥杜重威敗賊於宗城以功授亳州防禦使尋拜永清軍節度使後屬契丹来寇時令温奉詔入朝契丹遂陷貝州其家屬因没於虜晉少帝憫之授武勝軍節度使未幾移鎮延州又遷雲武漢有天下復為永清軍節度使尋改安州國初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世宗嗣位遷鎮安軍節度使寵鎮歸闕顯德三年夏以疾卒時年六十有二詔贈侍中

王建立 五代歐史

代人建立捕而笞之莊宗怒欲殺之明宗為代州刺以建立為虞候將莊宗常遣女奴之代州祭墓女奴侵擾京師曹皇后王淑妃皆在常山建立殺常山監軍并其守兵明宗家屬因

得無患由是明宗益愛之明宗即位以為成德軍節度副使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立與安重誨素不叶定州王都有二志數以書通建立約為兄弟重誨知之以為言明宗不欲傷建立亟召還京師建立入見亦多言重誨過失明宗大怒欲亟罪重誨羣臣左右諷解之乃止然卒以建立為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事居歲餘自言不識文字願解三司明宗不許久之建立稱疾明宗笑曰人固有詐疾而得疾者乃出為平盧軍節度使又徙上黨建立快快不得志遂求解職乃以太子少保致仕建立數請朝見不許乃自請京師間至後樓見明宗涕泣言已無罪為重誨所損明宗曰汝為節度使不作好事豈獨重誨讒汝耶賜以茶藥而遣之廢帝立復起為天平軍節度使晉高祖時徙鎮平盧天福五年來朝高祖勞之曰三十年前老兄可毋拜賜以官二官者掖而升殿宴見甚渥又徙昭義賜以玉斧蜀馬累封韓王建立好殺人其晚節始惑浮圖法戒殺生所至人稍安之卒年七十贈尚書令子守恩以蔭補稍遷諸衛將軍建立已卒家于潞守恩自京師得告歸而契丹滅晉昭義節度使張從恩與守恩姻家乃以守恩權巡檢剽劫從恩家貲以潞州降漢漢高祖

即位以守恩為昭義軍節度使徙鎮靜難西京留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守恩性貪鄙人甚苦之時周太祖以樞密使將白文珂等軍西平三叛還過洛陽守恩以使相自處肩輿出迎太祖怒即日以頭子命文珂代守恩為留守守恩方詣館謁坐於客次以俟見而使馳報新留守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不知所為遂罷去奉朝請於京師後隱帝殺史弘肇等召羣臣上殿慰諭之羣臣恐懼無敢言者獨守恩前對曰陛下始睡覺矣聞者皆縮頸顯德中為左金吾衛上將軍以卒嗚呼道德仁義所以為治而法制綱紀亦所以維持之也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亂與壞相乘至蕩然無復綱紀則必極於大亂而後返此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矣若文珂守恩皆位兼將相漢大臣也而周太祖子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時太祖與漢未有間隙之端其無君叛上之志宜未萌于心而其所為如此者何哉蓋其習為常事故特發於喜怒願指之間而文珂不敢建守恩不得拒太祖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其上下安然而不怪者豈非朝廷法制綱紀壞亂相乘其來也遠既極而至於此歟是以善為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五代薛史列傳建立封韓王至鎮踰月而疾作大星墜于府署建立即召

賓介竹岳草遺童又謂其子守恩曰榆社之地桑梓存焉桑以養生梓以送死余生為壽宮刻銘石室死當速葬必從儉違吾是言非孝也旋以病篤而卒年七十冊贈尚書令建立先人之墳在於榆社其崗阜重複松檜蔭然占者云後必出公侯故建立自為墓恐子孫易之也吳縝纂誤建立為平盧軍節度使王建立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事居歲餘自言不識文字願天成三年三月癸亥成德軍節度使今按明宗本紀平章事十一月甲午王建立罷自三月至是止八九月爾而傳中云歲餘誤也續世說石晉王建立位居方伯為政嚴烈其刑失於入者不可勝紀時人目之為王梁豐言殺人而積其屍也晚年歸心釋氏飯僧營寺戒殺慎獄民稍安之

王清 五代薛史

勇力端厚稱於鄉里後唐明宗領邢臺置步直軍以清為小校同光初從戰於河上有功賜忠烈功臣明宗即位自天成至清預其募漸泰末歷嚴寧衛指揮使加檢校右散騎常侍天福元年高祖建義入洛加

檢校刑部尚書改賜扈蹕
國軍都虞候六年襄州安
登諸軍繼其後會有內應
推忠保運功臣加金紫光
鄴九年春契丹南牧圍其
宅虜退以干城功繼遷軍
圍加檢校司徒是歲秋七
威收瀛州聞契丹大至重
虜已屯於北岸自其月二
騎之精者以禦我分其弱
而南至趙郡凡百餘里斷
山五百里守株於此營孤
路公可率諸軍繼之期入
獲其橋虜為之小却重威
北岸嚴戒部曲日暮酣戰
俱沒焉時年五十三虜尋
於所戰之地築一京觀及

檢校刑部尚書改賜扈蹕
國軍都虞候六年襄州安
登諸軍繼其後會有內應
推忠保運功臣加金紫光
鄴九年春契丹南牧圍其
宅虜退以干城功繼遷軍
圍加檢校司徒是歲秋七
威收瀛州聞契丹大至重
虜已屯於北岸自其月二
騎之精者以禦我分其弱
而南至趙郡凡百餘里斷
山五百里守株於此營孤
路公可率諸軍繼之期入
獲其橋虜為之小却重威
北岸嚴戒部曲日暮酣戰
俱沒焉時年五十三虜尋
於所戰之地築一京觀及

檢校刑部尚書改賜扈蹕三年從楊光遠平范延光於鄴改奉
國軍都虞候六年從進叛從高行周討之踰年不下一日清請先
登諸軍繼其後會有內應遂拔其城清以中重瘡有詔褒慰七年改賜
推忠保運功臣加金紫光祿大夫領溪州刺史八年詔遣以所部兵屯於
鄴九年春契丹南牧圍其城清與張從恩守之少帝飛蠟詔勉諭錫之第
宅虜退以干城功繼遷軍額開運二年春三月從杜重威北征解陽城之
圍加檢校司徒是歲秋七月詔遣與皇甫遇援粮入易州十一月從杜重
威收瀛州聞契丹大至重威率諸軍沿滹水而西將保常山及至中渡橋
虜已屯於北岸自其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五日軍不能解時戎王至留
騎之精者自故靈都城緣其山足涉滹之淺處引衆而南至趙郡凡百餘里斷我飛輓且扼歸路清知勢蹙謂重威曰軍去常
山五百里守株於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兵二千為前鋒奪橋開路公可率諸軍繼之期入常山必濟矣重威可之遣宋彥筠俱行清一擊
獲其橋虜為之小却重威猶豫不進密已二於國矣彥筠尋退走清列陣北岸嚴戒部曲日暮酣戰不息虜以生軍繼至我無寸刃益之清與其下
俱沒焉時年五十三虜尋於所戰之地築一京觀及漢高祖即位使人平

之贈清太傅是歲清子守鈞於本邑義化別業招魂以葬之也

王傳捴

五代薛史 列傳 傳捴吳江人也父綰僑虔州節度使傳捴初事楊浦為黑雲右廂都指揮使領本軍戍海州元年傳捴殺海州刺史陳宣焚州城以所部兵五千人來歸明宗喜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曹州刺史尋移濮州清泰中遷具州防禦使秩滿有代會范延光叛以兵要傳捴入魏城疑而不用延光降高祖傳捴諸衛將軍出為寧州刺史境接蕃部以前政滋章民甚苦之下車除去弊政數十件百姓便之不數月移刺虢州離寧州日衙門聚數千人拆橋遮道以留之及赴虢略為理清靜蒸民愛戴如寧州焉開運中歷武州刺史受代歸洛遇疾卒傳捴家本多財尤好賓客及歷數郡不事生產將即世甚貧匱物論惜之

王宗弼

通鑑綱目 梁均王貞明四年秋七月蜀以王宗弼為鉅鹿王蜀主不親政事內外遷除皆出於王宗弼納賄多私上下咨怨宋光嗣通敏善希合蜀主寵任之蜀由是遂衰

王承休 通鑑綱目 同光三年蜀以王承休為天雄節度使唐僖宗之世宦者雖盛未嘗有建節者承休美婦人請為陛下采擇以獻蜀主許之故有是命

王宗儔 通鑑綱目 宗儔以蜀主失德與王宗弼謀廢立宗弼猶豫未決宗儔憂憤而卒宗弼謂宋光嗣等曰宗儔教我殺爾曹今日無患矣光嗣輩泣謝子承班謂人曰吾家難乎免矣

王延鈞 通鑑綱目 唐明宗天成二年五月唐以王鈞為閩王延鈞度僧二萬人由是閩中多僧

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五十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五十一

十八陽

王

王弘贊 五代歐史 階二州刺

翔擁兵東至陝懿帝懼夜以百餘騎出奔至衛州東七八里遇晉高祖將朝于京師騶呵前導者不避懿帝遣左右叱之對曰成德軍節度使石敬塘也懿帝即下馬慟哭謂敬塘曰潞王反康義誠等皆叛我我無所依長公主教我逆爾于路高祖曰衛州刺史王弘贊宿將也且多知時事請就圖之即馳騎前見弘贊曰主上危迫吾戚屬也何以圖全弘贊曰天子避狄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從乎曰無也國寶乘輿法物從乎曰無也弘贊難曰所謂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今萬乘之主以百騎出奔將相大臣無一人從者則人心去就可知也雖欲興復其可得乎即從高祖上謁於驛舍高祖具以弘贊語白懿帝弓箭庫使沙守榮奔弘進前謂高祖曰主上明宗愛子公愛壻也公於此時不能報國而反問大臣國寶所在公亦助

賊反邪乃抽佩刀刺高祖親將陳暉抃之守榮與暉戰死弘祖因盡殺帝從兵獨留帝于驛而去弘贄奉帝居于州廨弘贄廢帝入立遣巒持鴆與弘贄初懿帝見之大驚遽殂于地久而蘇弘贄曰此酒家也顧獻酒帝受之由是日獻一觴及巒持鴆至因使酒家獻之懿帝飲而不疑遂崩弘贄後事晉為鳳翔行軍司馬以光祿卿致仕卒贈太傅五代薛史王弘贄傳閔帝崩殮於郡齋東閣覆以黃帕弘贄嗟嘆之徐謂方士進亦自刎高秦川見魏王死於渭南驛殮於東閣黃帕覆之正如今日之事吾未明其理也

王周

五代薛史

校以戰功累歷郡守晉天福初范延光叛於魏州周從楊光遠攻降之安重榮以鎮州叛從杜重威討平之以功授貝州節度使歲餘移鎮涇州先是前帥張彥澤在任苛虐部民逃者五千餘戶及下車革前弊二十餘事逃民歸復賜詔褒美後歷鄧陝二鎮陽城之役周時為定州節度使周稟性寬惠人庶便之開

運未杜重威降於虜引虜主臨城諭之周泣曰受國重恩不能死戰而以兵降何面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痛飲欲引決家人止之事不獲已及見虜主僞授鄧州節度使檢校大師高祖定天下移鎮鄆乾祐元年二月以疾卒於鎮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周性寬恕不忤物情初刺信都州城西橋敗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飭刺史之過也乃還其所沒粟出私財以修之民庶悅焉

王權

五代薛史列傳權字秀山大原人積世衣冠曾祖起官至左僕射山南西道節度使冊贈太尉謚曰文懿唐史有傳祖龜浙東觀察使父莞右司員外郎權舉進士解褐授秘書省校書郎集賢校理歷左拾遺右補闕梁祖革命御史司憲崔沂表為侍御史郎知雜事歲餘召入翰林為學士在院加戶部郎中知制誥歷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俄拜御史中丞唐莊宗平梁以例出為隨州司馬會赦量移許州月餘入為右庶子遷戶兵吏三侍郎尚書左丞禮部尚書判銓清泰中權知貢舉改戶部尚書華資美級罕不由之高祖登極轉兵部尚書天福中命權使於契丹權以前世累為將相未嘗有稱臣於戎虜者謂人曰我雖不才年今耄矣豈能稽顙於穹廬之長乎遣詔

得罪亦所甘心由是停任先是宰相馮道使於契丹纔回權亦自鳳翔冊禮使回故責詞畧曰若以道路迢遥即鳳翔之冊使纔回既黜憲章須從廢黜云其實權以恥拜虜庭故堅辭之非避事以違命也踰歲授太子少傅致仕六年秋以疾卒年七十八贈左僕射

王松

五代歐史

部郎中唐末從事方鎮晉高祖鎮太原辟松節度判官晉高祖即位拜右諫議大夫累拜工部尚書出帝北遷蕭翰立許王從益於京師以松為左丞相漢高祖入洛先遣人馳詔東京百官嘗授僞命者皆焚之使勿自疑由是衛史臺悉斂百官僞勅焚之松以手指其胷引部郎子儀自誚以語人曰此乃二十四考中書令也聞者笑之後松子仁寶為李守貞河中支使守貞反松以子故上書自陳高祖憐之但使解職而已松有田城東歲時往來京師丑皇帝崩高祖也二月辛巳皇帝即位隱帝也三月李守貞反傳云高祖崩杜重威死守貞懼不自安以謂漢室新造隱帝初立天下易

以圖乃決計而反由此言之李守貞反時高祖已崩王松傳所云誤矣

王瑜

五代薛史列傳

瑜其先范陽人也父欽祚仕至殿中監出為義州刺史瑜性兇狡然雋辯驍果騎射刀筆之長亦稱於當代起家累為從事天福中授左贊善大夫會濮陽郡秋稼豐衍稅籍不均命乘使車按察定計既至郡謂校簿吏胡蘊惠鶚曰余食貧久矣室無增貲為我致意縣宰且求假貸由是濮之部內五邑令長共斂錢五十萬私獻於瑜瑜即以書上奏高祖覽章歎曰廉直清慎有如此者誠良臣也於是二吏五宰即時停黜擢瑜為太府少卿杜重威之鎮東平也瑜父欽祚為節度副使及重威移鎮常山瑜乃以詭計千重威使奏己為恒州節度副使竟代其父位歲餘入為刑部郎中丙午歲父欽祚刺舉義州瑜歸寧至郡會北戎盜據中夏何建以奏泰州歸蜀瑜說欽祚曰若不西走當為左衽矣厲色數諫其父怒而不從因其臥疾涉旬瑜杖劒而脅之曰老懦無謀欲趨炮烙不即為計則死于刃下父不得已而聽之時隴東兵扼其川路將北趨蕃部假途而因與郡盜酋長趙徽歃血為約以兄事之謂徽曰西至城都余身為相余父為將爾當領一大郡能遂行乎徽曰諾瑜慮為所

賣先致其妻孥館於郡中行有期矣徽而輜重絡繹十有餘里徽之所親循溝澮而遁至馬峽路隅舉燧相應其黨起於伏莽斷欽祚之首貫諸長矛平生聚蓄金幣萬計皆為賊所掠少長百口殺之殆盡瑜尚獨戰千人天不虛發手無射捍其指流血及窘乃夜竄山谷落髮為僧月餘為樵人所獲縶送岐州為侯益所殺時年三十九始瑜有姑寡居來歸其家以前夫遺腹有子經數年不產每因事預告人吉凶無不驗者時契丹來犯關前月餘謂瑜曰暴兵將至宜速去之苟不去亂必反矣又死之此謂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也

王庭胤 五代薛史

節度使父鄴晉州節度使庭胤莊宗之內表也性勇剽狡捷鷹瞬隼視嗜鴟眦睚則挺劒而不顧少為晉陽軍校以攻城野戰為務暑不息嘉樹之陰寒不處窓室之下與軍伍食不異味居不異適故莊宗之朝累歷具忻窓澶隰相六州刺史國初范延光據鄴稱亂高宗以庭胤累朝宿將詔為魏府行營中軍使兼具州防禦使城降賞勞授相州節度使尋移鎮定州先是契丹直之子威為定州節度使處直則廷胤之叔祖也處直為養子都所篡時

王進

五代歐史列傳進幽州良鄉人也為人勇悍走及奔馬少聚徒為盜鄉里患之符彥超遣人以賂招置麾下彥超鎮安遠軍軍中有變遣進馳奏京師明宗怪其來速嘉其足力以隸寧衛指揮漢高祖為侍衛親軍指揮使以進為軍校高祖鎮河東因以之從每有急遣進馳至京師往返不過五六日由是愈親愛之累遷奉國軍都指揮使及奔馬少聚徒祖起魏遷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歷汝鄭二州防禦使彰德軍節度使顯德初以疾卒贈太師嗚呼予述舊史至於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甚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異豺

威北走虜庭虜納之至是虜遣使諭高祖云欲使王威襲先人土地如我蕃中之制高祖答以中國將校自刺史團練防禦使序遷方授旄節請遣威至此任用漸令升進乃合中土舊規戎王深怒其見拒使人復報曰爾自諸侯為天子有何階級耶高祖畏其滋蔓則厚賂力拒其命虜忿稍息遂連升廷胤俾鎮中山且欲塞其意也少帝嗣位改滄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大尉開運元年秋卒於位年五十四贈中書令有子五人長曰昭敏仕至金吾將軍卒

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於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橫身陣敵。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旄節。何其甚鄭。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鄭。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鄭。抑因緣僥倖。未始不有。而尤多於亂世。既其極也。遂至於是鄭。豈其又有甚於是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更傳舍。況其下者乎。如進等者。豈足道哉。易否泰消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可知矣。予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王景崇 五代歐史

明宗鎮邢州。以為牙將。其後嘗從明宗隸麾下。明宗即位。拜通事舍人。歷引進閤門使。馳詔方鎮。監軍征伐。必用景崇。後事人唐左金吾衛大將軍。常快快人主不能用其材。晉三。蕭翰據京師。景崇厚賂其將高牟翰。以求用己。而翰北歸。許王從益居京師。用景崇為宣徽使。監左藏庫。漢高祖起太原。景從取庫金奔迎高祖。高祖至京師。拜景崇右衛

大將軍未之奇也高祖攻鄴景崇不得從乃求留守起居表詣行宮見高祖願留軍中効用為高祖畫攻戰之策甚有辯高祖乃奇其材是時漢方新造鳳翔侯益永興趙賛皆嘗受命契丹高祖立益等內顧自疑乃陰召蜀人為助高祖患之及已破鄴益等懼皆請入朝會回鶻入貢言為党項所隔不得通願得漢兵為援高祖遣景崇以兵迎回鶻景崇將行高祖已疾召入卧內戒之曰益等已来善矣若猶遲疑則以便宜圖之景崇行至陝趙賛已東入朝而蜀兵方寇南山景崇擊破蜀兵追至大散關而還高祖乃詔景崇兼鳳翔侯益未有行意而高祖崩或勸景崇可遽誅益景崇念獨受命先帝而少主莫知猶豫未決益從事程涯與景崇同鄉里有舊往說景崇曰吾與子為故人吾位不過賓佐而子已貴矣奈何欲以陰狡害人而取之乎侯公父子爪牙數百及矣非吾誰為子言之於是景崇頗不欲殺益益乃亡去景崇大悔失不殺之益至京師隱帝新立史弘肇楊邠等用事益乃厚賂邠等陰以事中景崇心不自安諷鳳翔將吏求己領府事朝廷患之拜景崇邠州晉後以趙暉為鳳翔節度使景崇乃叛盡殺侯益家屬與隱帝即以趙暉討之景崇西招蜀人為助蜀

趙思綰共推李守貞為秦王

兵至寶雞為暉將藥元福李彥從所敗暉戰景崇不出暉乃令千人潛之城南一舍偽為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聲言蜀救兵至矣須臾塵起景崇以為然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為應暉攻鳳翔壘而圍之數以精兵挑客周璨謂景崇曰公能守此者以有河中京兆也今皆敗矣何所恃乎不如降也景崇曰誠累君等然事急矣吾欲為萬有一得之計可乎吾聞趙暉精兵皆在城北今使公孫輦等燒城東門偽降吾以牙兵擊其城北兵脫使不成而死猶勝於束手也璨等皆然之遲明輦燒東門將降而府中火起景崇自焚矣輦乃降暉

王仁裕

五代歐史 列傳 仁裕字德輦天水人也少不知書以狗馬彈射為樂年二十五始就學而為人篤秀以文辭知名秦帥辟為秦州節度判官唐莊宗平蜀仁裕事唐復為秦州節度判官王思同鎮興元辟為從事思同戰敗廢帝得仁裕聞其名不殺實之軍中自廢帝舉兵鳳翔思同留守西京以為判官廢帝起事至其入立馳檄諸鎮詔書告命皆仁裕為之久

之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晉高祖入立罷職為郎中歷司封左司郎中諫議大夫漢高祖時復為翰林學士承旨累遷戶部尚書罷為兵部尚書太子少保顯德三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仁裕性曉音律晉高祖初定雅樂宴群臣於永福殿奏黃鍾仁裕聞之曰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爭者起於禁中已而兩軍校鬬昇龍門外聲聞于內人以為神喜為詩其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江西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為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乃集其平生所作詩萬餘首為百卷號西江集五代時皆以文章知名又嘗知貢舉仁裕門生王溥凝門生范質皆至宰相時稱其得人輿地紀勝仁裕知貢舉時所取進士二十三人皆一時名公卿李昉王溥為冠時人以為開唐室有紫泥集西江集入洛記共百卷五代史補王尚書仁裕乾祐初放一榜二百一十四人乃自為詩云二百一十四門生春風初生羽毛成擲金換却天邊柱鑿壁偷將榜上名陶穀為尚書素好恢諧見詩佯聲曰大哥哥不意王仁裕今日作賊頭也聞者皆大笑

王章

五代薛史列傳章樞密院後歸本郡累職至都孔目官後唐清泰末屯駐捧聖都

虞候張令昭作亂逐節度使劉廷皓自稱
帝遣范廷光討平之搜索叛黨甚急章之
妻即白文珂之女也文珂與副
招討李敬周善以章為託及攻下逆城敬周匿之載于槥駾
下歷於敬周之私第及末帝敗章為省職歷河陽粮料使高祖典侍衛親
軍召為都孔目官從至河東專委錢穀國初授三司使檢校太
尉同平章事居無何蒲雍
岐三鎮叛是時契丹犯闕之後國家新造物力未充章與周太
祖史弘肇
王峻知無不為罷不急之務惜無用之費收聚財賦專事西
征軍旅所資供饋無乏及三叛平賜與之外國有餘積然以專於權利剥
下過當斂怨歸上物論非之舊制秋夏苗租民稅一斛別輸二升謂之雀
鼠耗乾祐中輸一斛者別令輸二斗目之為省耗百姓苦之又官庫出納
繒錢皆以八十為陌至是民輸者如舊官給者以七十七為陌遂為常式
民有訴田者雖無十數戶章必命全州覆視幸其廣有苗額以增邦賦曾
未數年民力大困章與楊邠不喜儒士郡守官所請月俸皆取不堪資軍者
給之謂之雜物命所司高估其價估定章亦不滿其意
隨事更令添估章急於財賦峻於刑法民有犯鹽礬酒麴之令雖絲毫滴

瀝盡處極刑吏緣為姦民不堪命章與楊邠同郡尤相親愛其奬用進拔者莫非鄉舊常輕視文臣曰此等若與一把筭子耳知顛倒何益於事後因私第開宴席召賓客史弘肇蘇逢吉乘醉諠詬而罷章潛求外任邠與弘肇深阻其意而私第數有怪異章愈懷憂恐乾祐三年冬與史弘肇楊邠等遇害夷其族妻白氏禍前數月而卒無子惟一女適戶部員外郎張貽肅羸疾踰年扶病就戮

王繼弘 五代薛史

史所拘械繫於鎮州獄會赦免死配隸本軍時明宗作鎮列傳繼弘冀州南宮人少嘗為盜攻剽閭里為致之麾下晉高祖為明宗將署為帳中小校天福中為六宅副使性負氣不遜禁中與同列分爭配流義州歲餘召復內職遷領禁軍開運末虜犯中原繼弘時為奉國指揮使從虜主至相州遂令以本軍戍守虜主留高唐英為相州節度使虜主北遷繼弘每候其第則升堂拜繼弘之母贈遺甚厚倚若親戚又給以兵仗略無猜忌會虜主死漢祖趨洛唐英遣使歸款漢祖大悅將厚待唐英使未迴繼弘與指揮等共殺唐英繼弘自稱留後令判官張易奉表于漢祖人或責以見利忘義繼弘曰吾儕小人也若不因利乘便以求富貴畢世以來未可得志也及漢祖社重威至德清軍

繼弘來朝乃正授節旄是歲就檢校太傅節度判官張易每見繼弘不法必切言之繼弘以為輕已乾祐中因事誣奏殺之尋又害觀察推官張制漢末移鎮貝州就加檢校太尉廣順初加同平章事三年六月移鎮河陽會永壽節入覲遇疾卒於京師詔贈侍中子永昌仕皇朝歷內諸司使

王守恩

五代薛史列傳守恩字保信太原人父建立潞州節度使史後歷諸衛將軍開運末契丹陷中原守恩以門蔭幼為內職遷懷衛二州刺度使張從恩懼韓王晉書有傳守恩以門蔭幼為內職遷懷衛二州刺恩請權為巡檢使從恩既去守恩以避城歸漢祖即以守恩為昭義軍節度使漢有天下移鎮邠寧加同初遷永興軍節度使時趙思綰已據長安乃改授西京留守任群小以掊斂為務雖病坊殘瘠者亦不免其稅夫率人甚苦之洛都嘗有豪士為二姓之會守恩乃與伶人數輩夜造自為賀客因獲白金數笏而退太祖廻自河中駐軍於洛陽詔以白文珂代之守恩甚懼而洛人有詣為守恩非理割剝者皆就其第徵其舊物守恩一一償之及赴闕止奉朝請而已乾祐末既殺史弘肇等漢少帝召群臣上殿以諭之時守恩越班

而颺言曰陛下今日始睡覺矣其出言鄙俚也如此國初受左衛上將軍顯德初改金吾衛上將軍封許國公二年冬舁疾歸洛而卒

王峻

五代歐史

祼傳

峻以善歌事梁節度使張筠唐莊宗已下魏博筠命峻歌佐酒巖見而悅之是時巖方用事筠因師租庸使趙巖過筠家筠令峻歌之晉高祖滅唐殺延朗是時漢高祖從晉起兵因慫以延朗貲產賜之峻以峻遺巖梁亡巖族誅峻因得事漢高祖高祖鎮河東峻為客將高祖即位拜峻客省使漢遣郭從義討趙思綰以峻監其軍累遷宣徽北院使周太祖鎮天雄軍峻為監軍漢隱帝已殺大臣史弘肇等又遣人殺周太祖及峻等峻遂與太祖舉兵犯京師太祖監國以漢太后命拜峻樞密使太祖將兵北出至澶州迓軍向京師是時太祖已遣馮道迎湘陰公贇于徐州而漢許州峻與王殷謀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兵之宋州前申州刺史馬鐸之許州以伺變崇鐸遂幽贇而殺信太祖入立拜峻為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劉昫攻晉州峻為行營都部署得以便宜從事別遣陳思讓康延沼自烏嶺出絡州與峻會峻至陝州留不進太

祖遣使者翟守素馳至陝州諭峻欲親征峻屏左右謂守素曰不可近而劉旻兵鋭亦未可當臣所以留此者非怯也蓋有待新即位四方藩鎮未有威德以加之豈宜輕舉而兗州慕容彦超入京師陛下何以待之守素馳還具道峻言是時太祖已下詔西幸聞峻語遽自提其耳曰幾敗吾事乃止不行峻軍出自絳州前鋒報過蒙阬峻喜謂其屬曰蒙阬晉絳之險也旻不使吾過此可知其必敗也峻軍去晉州一舍旻聞周兵大至即退旻不及而還從討慕容彦超為隨彦超為魏自謂佐命之功以天下為己任凡所論請事無大小期於必得或小不如志言色輒不遜太祖每優容之峻年長於太祖二歲往往呼峻為兄或稱其字峻由是益橫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皆太祖故時偏裨太祖初即位謙抑未欲進用而峻破慕容彦超還即求解樞密以探上意太祖慰勞之峻多發書諸鎮保薦居數日諸鎮皆馳騎上峻書太祖大駭峻連章求解因不視事太祖卿峻曰車駕若來是致臣於不測也然殊無出意樞密直學士陳同與峻相善太祖即遣同召峻同還奏曰

峻意少解然請陛下聲言嚴駕若將幸之則峻必出矣太祖僞倪從之峻聞太祖且來遂馳入謁峻於樞密院起廳事極其華侈邀太祖臨幸賜予甚厚後太祖於內園起一小殿峻輒奏曰宮室已多何用此為太祖曰樞密院屋不少卿亦何必有作峻慙不能對峻為樞密使無宰相又求無領平盧已受命暫之鎮又請借左藏庫綾萬匹太祖皆勉從之又請用顏衍陳同代李穀范質為相太祖曰進退宰相豈可倉卒當徐思之峻論請不已語漸不遜日亭午太祖未食峻爭不已是時寒食假太祖曰俟假開當為卿行峻乃退太祖遂不能忍明日御便殿召百官皆入即幽峻於別所非外所知懼以漏落得罪峻貶後李穀監修因請命近臣録禁中事付史館乃命樞密直學士就樞密院録送史館自此始五代薛史王峻傳峻之為樞密也以前事趙巖頗承寵愛至是欲希贈官立碑或謂峻曰趙巖以僭佞事君破壞梁室今言者無不切齒苟如所欲必貽物議乃止巖姪崇勳居於陳郡峻為求官田宅以賜之太祖亦從之三年春修利河隄大興土功峻受詔檢校既而世宗自澶州入覲峻素憚世宗之聰明英果聞其

赴闕即自河次歸朝居無何邀求無鎮青州太祖不得已而授
求暫赴任奏借左藏綾絹萬匹從之是歲戶部侍郎趙上交
交嘗請峻峻言及一童子上交不達其旨牓出之日童子不第
貢院申中書門下取日過堂峻知印判定過日及上交引新及
書峻在政事堂厲聲曰今歲選士不公當須覆試諸相曰但緣已行指揮
引過臨事不欲改移況未勅下覆試非晚峻愈怒詬責上交聲聞於外少
頃竟令引過及罷上交詣本廳謝峻峻又延之飲酌從容翌日
知舉不公請致之於法太祖頷之而已初峻降制除青州有司制
以備迎授前一夕其旌有聲甚異聞者駭之主者曰昔安重誨授河中節
亦有此異焉又所居堂陛忽然隱起如堆又夢被官府追攝入司簿院既
寤心惡之以是尤狂躁峻才踈位重輕躁寡謀聽人穿鼻既國權在手而
射利者曲為指畫乃啗餌虎臣離間親舊加以善則稱已無禮於君欲求
無罪其可得乎吳縝纂誤漢宗室蔡王信在許州澶州軍變太祖入京師
峻遣馬驛率兵之許州伺變遂殺信今按漢家人傳云信自殺與信傳
不同疑家
人傳誤也

王殷

五代薛史列傳殷瀛州人曾祖昌裔本州別駕祖光滄州教練使因家焉唐末幽滄大亂殷父咸珪避地南遷因投於魏軍殷自言生於魏州之開元寺既長從軍漸為偏將唐同光中移授靈武都指揮使因家于華下天成中遷清泰中張令昭據鄴叛殷從范延光討之首冒矢石率先登城以功授祁州刺史尋改原州殷性謙謹好禮事母以孝聞每與人結交過從皆先稟於母母命不從殷必不往雖在軍旅交遊不雜及為刺史政事小有不佳母察之立加譴責而杖之晉天福中丁內艱尋有詔起復授憲州刺史殷上章辭曰臣為末將出處無損益於國家臣本燕人值鄉國離亂少罹偏罰因母鞠養訓道方得成人臣不忍遽釋苴麻遠離廬墓伏願許臣終母喪紀晉高祖嘉而許之晉少帝嗣位會殷服闋召典禁軍累遷奉國右廂都指揮使漢祖受命從征杜重威於鄴下殷與劉詞皆率先之出折鏃於口中以是漢祖嘉之乾祐末遷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夔州節度使會契丹寇邊遣殷領兵屯也澶州及李業等作亂漢隱帝密詔澶帥李洪義遣圖殷洪義懼不克反以變告殷殷與洪義同赴內難殷從平京師授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太祖即位授天雄軍節度使

加同平章事。典軍如故。殷赴鎮。以侍稟殷節制。又於民間多岐聚斂。太祖聞而惡之。因使宣諭曰。朕離鄴時。帑庾所儲不少。卿與國家同體。隨要取給。何患無財。二年夏。太祖征兗還。殷迎謁於路。宴賜而去。及王峻得罪。太祖遣其子飛龍使承誨往鄴。令口諭峻之過惡。以慰其心。三年秋。以永壽節上表請覲。太祖雖允其請。且慮殷素惡殷之大橫。福進入朝。擾其陰事以奏之。太祖遂疑之。是年冬。以郊禮有日。殷自鎮入覲。太祖令依舊內外巡警。殷出入部從。不下數百人。又以儀形魁偉。觀者無不聳然。一日遽入奏曰。郊禮在近。兵民大集。臣城外防警。請量給甲仗。以備非常。太祖難之時中外以太祖嬰疾。步履稍難。多不視朝。俯逼郊禮。殷有震主之勢。頗憂之。太祖乃力疾坐於滋德。殷入起居。即命執之。尋降制流竄。及出都城。乃殺之。衆情乃安。是歲春末。鄴城寺鍾懸絕而落。又火光出幡竿之上。殷之入覲也。都人餞於離亭。上馬失鐙。翻墮于地。人訝其不祥。果及於禍。太祖尋令澧帥鄭仁誨赴鄴。殷次子為衙內指揮使。不出候謁。仁誨誅之。遷其家屬於登州。

王重襲

五代薛史列傳重襲陳州宛丘人父達歷安均洛三州刺史因家於洛重襲幼沉厚有勇善騎射年未及冠事莊宗為廳直管契丹直從安汴洛累為禁軍指揮使晉天福中鎮州安重榮謀叛稱兵指闕朝廷命杜重威率師拒之賊陣於宗城東晉合不動杜重威懼謀欲抽退重襲曰兵家忌退但請公分麾下兵擊其兩翼重襲為公陷陣當其中軍彼必狼狽矣重威從之重榮即時退蹶遂敗以功遷護聖右廂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漢初仍典禁軍深州刺史淮夷以李守貞故數侵邊地以重襲為亳州防禦使從征鄴都平遷州巡檢兼知軍州就加檢校太傅太祖踐祚加爵邑改功臣廣順元年夏以疾卒年五十三贈武信軍節度使

王環

五代歐史列傳環鎮州真定人也以勇力事孟知祥為御者及知祥僭號于蜀孟昶以環為鳳州節度使周世宗即位明年遣王景向訓攻秦鳳敗大臣皆請罷兵世宗曰吾欲一天下以為家而聲教不及秦鳳今兵已出無功而返吾有慙焉乃決意攻之周兵糧道頗艱昶遣兵五千出堂倉抵黃花谷以爭糧道景訓先知其來命排陣使張建雄以兵二千當谷口

王敏

五代薛史

進士第後列傳敏字待問單州金鄉人性純直少力學攻文學

別遣裨將以勁兵千人出其後伏堂倉以待其歸蜀兵前遇退走堂倉伏發盡殪之由是蜀兵守諸城堡者皆潰初昶遣其秦州節度使高處儔以兵援環未至聞堂倉兵敗亦潰歸處儔判官趙玭閉城不內處儔遂奔成都玭乃以城降成階二州相繼亦降獨環堅守百餘日然後克之世宗召見環歎曰三州已降環獨堅守吾數以書招之而環不答至於力屈就擒雖不能死亦忠其事也用之可勸事君者乃拜環右驍衛將軍是時固師以征淮即以環佐侯章為攻取賊城水砦副部置造船務於京城之西為戰艦數百艘得景降卒教之具世宗患之乃署初周師南征李景陳兵於淮舟檝甚盛周師無水戰

留守判官嘗泣諫重威懇請歸順重威始雖不從及其城降時魏之飢民十猶四五咸保其余生者敏之力也入朝拜侍御史世宗鎮澶淵太祖以敏謹厚遂命為澶州節度判官及世宗尹正王畿改開封少尹世宗嗣位命權知府事旋拜左諫議大夫給事中遷刑部侍郎敏嘗以子壻陳南金薦於曹州節度使李繼勳表為記室其後繼勳憤軍於壽春及歸闕而無待罪之禮世宗以繼勳武臣不之責也因遷怒南金謂其稗贊無狀乃黜之敏緜是連坐遂逸其官歲餘復拜司農卿顯德四年秋以疾卒

王饒

五代薛史列傳饒字受益慶州華池人也父彔以饒貴累贈太尉饒沉毅有才幹始事晉高祖天福初授控鶴運使稍遷奉國軍校累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六年從杜重威平常山以功加檢校司空遷本軍都校領運州刺史時安從進叛于襄陽晉祖命高行周率兵討之以饒為行營步軍都指揮使賊平授深州刺史逾年復入為奉國都校加檢校司徒領欽州刺史未幾改本軍右廂都指揮使領閬州團練使晉末虜陷中原漢祖建義于晉陽尋剋復諸夏唯常山郡為虜所據時饒在其郡乃與李筠白再筠之倚承間竊發盡逐其黨漢祖嘉之授鄜州觀察留後

加光禄大夫賜爵開國侯復移授鎮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賜推誠奉義翊戴功臣顯德初以郊丘禮畢加檢校太尉移鎮貝州世宗嗣位加兼侍中改彰德軍節度使滿歲受代入奉朝請顯德四年冬以疾卒於京都之私第年五十九追封巢國公饒性寬厚體貌詳雅所莅藩鎮民皆便之每接賓佐必怡聲緩氣恂恂如也故士君子亦以此多之

王朴

五代歐史

樞密使楊邠與王章史弘肇等有隙朴見漢興日淺隱帝年少孱弱任用小人而邠為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邠東歸後李業等教隱帝誅權臣邠與章弘肇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獨免

列傳朴字文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為校書郎依漢周世宗鎮澶州朴為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為推官世宗即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則制而至于僭大不制而至于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并幽之君可以坐而待也今天下一統兵精將勇器械利於前代若不因此時大舉以圖幽并是養寇貽患也臣願陛下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

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
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
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為之間
為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
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
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
以知彼之虛實衆之殫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
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
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
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之也如此則用
吳則桂廣皆為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
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
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為邊患可為後圖方今兵力
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
達大體不合機變惟陛下寬之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
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是時世宗新即位銳意征伐已
府事歲中遷左散撓君議親敗劉旻

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使作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平遼策不在選中而當時文士皆不欲上急於用武以謂平定僭亂在修文德以為先惟翰林學士陶穀竇儀御史中丞楊昭儉與朴皆言用兵之策朴謂江淮為可先取世宗雅已知朴及見其議論偉然益以為奇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顯德三年征淮以朴為東京副留守還拜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遷樞密使四年再征淮以朴留守京師世宗之時外事征伐而內修法度朴為人明敏多材智非獨當世之務至於陰陽律曆之法莫不通焉顯德二年詔朴校定大曆乃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經之學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為欽天曆六年又詔朴考正雅樂朴以謂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為律準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為均樂成而和朴性剛果又見信於世宗凡其所為當時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加也世宗征淮朴留京師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闊令京師之制多其所規為其所作樂至今用之不可變其陳用兵之略非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獨後服皆如朴言六年春世宗

宗遣朴行視汴口作斗門還過故相李穀第疾作仆于坐
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叩地大慟者數四贈侍中吳縝纂誤治君之用能置賢知於近今按其上下文意此治君之用當是治國之君傳寫之誤爾王禹偁闕文周顯德中朴與魏仁溥俱為樞密使時太祖皇帝已掌禁兵一日有厥直乘馬悞衝太祖導從太祖詰密院訴其無禮仁溥令宣徽院勘詰朴謂太祖曰太尉時太祖檢校太尉名位雖高未加使相厥直廷臣也與太尉比肩事主太尉況帶軍職不宜如此太祖唯唯而出臣謹案朴之事傳于人口者甚衆而史氏闕書臣昨重修太祖實録已於李穀傳中見朴之遺事今復補其大者太祖太宗在位每稱朴有公輔之器朝列具聞王性之默記朴仕周世宗制禮作樂考定聲律正星曆修刑統百廢俱起又取三關收淮南皆朴為謀然事世宗纔四年耳使假之壽考安可量也嘗自謂朴在則周朝在非過論也王禹偁記朴為厥前黜校一日有厥直衝節者訴於密院朴曰厥直雖官小然與太尉比肩事主且太尉方典禁兵不宜如此太祖聳然而出又周世宗於禁中作功臣閣畫當時大臣如李穀鄭仁誨與朴之屬太祖即位閣風開半門正與朴像相對太祖望見却立聳然上御袍襟領釐折鞾躬

頂禮乃過左右曰陛下貴為天子彼前朝之臣禮何過也太祖以手指御袍云此人在朕不得此袍着其敬畏如此又閒談録云朴直性剛烈大臣藩鎮皆憚之世宗收淮南俾朴留守時以街巷隘狹例從展拆朴怒廂校弛慢於通衢中鞭背數十其人忽然嗟云宣補廂虞候豈得便從決朴徵聞之命左右擒至立斃於馬前世宗聞之笑謂近臣云此是大愚人去王朴面前誇宣補廂虞候宜其死矣經史百家制度王朴平邊策臣讀五代史見王朴為周世宗決平邊之策然後知朴者天下之真材也夫用兵之要在於識先後之序而識先後之要在於知敵之難易天下之敵非大而堅則小而脆也其難易孰不知之所以不知者敵小而脆則疑於難敵小而堅則疑於易也昔漢兵圍宛光武以別將徇昆陽王邑欲攻之嚴尤以謂昆陽城小而堅宜進擊宛宛敗昆陽自服邑不聽盡銳攻之兵以大敗邑之所以不聽大者疑於難而已朴嘗為世宗畫平邊之策其言曰攻取之道自易者始當今吳易圖得吳則桂廣皆為內臣閩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平之必矣惟并必死之寇可為後圖蓋李氏雖據江南之地二十一州為桂廣閩蜀之脊然南帶江東距海可撓者二千餘里其人易動搖擾亂不能持久號為大國實脆敵也劉氏雖據河

東十面之地與中國為境然左有常山之險右有大河之援其人剽捍強忍精急高氣樂鬭而爭死號為小國實強敵也是時中國欲取之也譬如壯士操利器於深山之中左觸虎而右遇熊不可並刺則亦先虎而後熊矣何則虎躁悍易乘熊健捷難制舉虎困北有契丹之逃困於熊則虎將乘弊而至形所然也故朴以大而脆者為易小而堅者為難易者宜先難者宜後則所以先吴而後并也及皇朝受命四方僭僞次第削平皆如其策非所謂天下之真才其熟能與於此取王朴之輔世宗其君臣皆以有為之才而思復古之事故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内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禮樂之遺文皆朴之功也故朴雖出於五代擾攘之際然其器識學術雖治世士大夫與之比者蓋寡矣學者安可以五代之士論之乎宋秦觀淮海集王朴論

臣聞適能之行實庸人耳何有補於世耶臣讀五代史見王朴為周世宗決平邊之策然後知朴者天下之真材也夫用兵之要在乎識序之先後而識先後之要在於知敵之難易天下之敵非大而堅則小而脆也其難易孰不知之所以不知者敵大而脆則疑於難敵小而堅則疑於易也昔漢兵圍

宛丘光武以別將徇昆陽王邑欲攻之嚴尤以謂昆陽城小而堅宛宛敗昆陽自服邑不聽盡銳攻之兵以大敗邑之所以不聽尤者疑於難而已朴嘗為世宗畫平遼之策其言曰圖得吳則桂廣皆為內閩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捲而平之必矣惟并必死之寇可為後圖蓋李氏雖據江南之地二十一州為桂廣閩蜀之脊然南帶江東距海可撓者二千餘里其人易動搖輕擾亂不能持久號為大國實脆敵也劉氏雖據河東十州之面與中國為境然左有常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契丹之援其人剽悍強忍精急高氣樂鬬而輕死號為小國實堅敵也是時中國欲取之也譬如壯士操利兵於深山之中左觸虎而右遇熊不可並刺則亦先虎而後熊矣何悍易乘熊便捷難制舉虎困則熊必畏威而逃困於熊虎將乘弊而至形勢然也故朴以大而堅者為難脆者為易小而堅者為難易者宜先難者宜後則所以先吳而後并也及皇朝受命四方僭偽次第削平皆如其策非所謂天下之真材而孰能與此朴雖出於五代擾攘傾側之中然其器識學術足以治世士大夫與之比者寡方世宗之時外事征伐內條法度而朴莫能異而其所作樂至於陰陽律曆之學無所不通所定欽天曆當世莫能用之

而不可改。其五策之意。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以此推之。朴之所知者。蓋未可量也。使遭休明之時。遇不世出之主。則其所就者。將不止於此哉。韓浒澗泉日記歐陽公所録王朴傳。亦不甚見其經世之論。尚有平邊一策可攷爾。宋薛季宣浪語集海寓煎熬沸鼎時。先生靜付一支頤。單辭隱几三仁在。大畧平邊百世知。到了勲庸成底事。由来用捨出先幾。長槍不用毛錐子。應使毛錐自用爲。

王會 南唐書

列傳。王會。廬州廬江人。本名安。少事吳武王。王嘗臨戰。升高冢望敵。安捧唾壺侍側。左右皆注目。前視忽有卒持矟徑趨王。莫能禦者。會置壺於地。引弓射之。一發而殪。徐納矛致中。復捧壺立。色不變。王喜。撫其背曰。汝器度如此。他日必富貴。積功至袁州刺史。烈祖代吳。用爲百勝軍節度使。虔州與嶺南地接。南漢使者往來。節度使當燕勞問。遺而會故名犯漢王祖諱。乃賜今名。昇元五年卒。年七十二。董衝音釋 弢音叨。方衣也。

王輿 南唐書

列傳。輿。合淝人。少與兄綰俱事吳武王。輿初為小校。從周本攻危全諷。臨戰本視賊水柵部分諸將。指意旁山頭一小營。

謂輿曰爾往為我取彼輿唯唯而色不欲行本曰爾憚往耶輿曰以輿為不武請得此柵破彼何為本大喜曰爾亦知此為必爭之地耶五本自行今為爾功為爾勞而遣之輿乘輕舟襲破其前鋒遂排柵入諸軍繼進賊大潰積尸所寄進控鶴虞侯烈祖輔吳以腹心都虞候持重有謀甚見倚任久乃出為光州刺史初輿光子為海州刺史叛附梁聞輿在光山遣間使通問輿執以歸金陵因求罷郡入為左宣威統軍歷鎮海節度留後金吾衛大將軍武昌節度使與監軍甄廷堅不相得會廷堅被誣告有貳志烈祖遣使械廷堅屬吏未至輿刺知之密告廷堅因為謀曰今獨可即日乘輕舟歸闕待罪母與中使遇廷堅恐懼不暇為他謀即從其計至金陵遇赦且以其先自歸得免人推其二年卒年七十四輿少從軍攻潤州為巨弩所射中左耳矢自左耳出又中旁一人猶立死輿扶歸營卧百餘日復起耳至老不瞶亦無瘢痕攻潁州倚營門伏劒驅士卒登城城上機石發中營門及鎧之半皆糜碎而輿不傷莫不異之光綰亦至虔州節度使馬令南唐書

王輿傳輿嘗攻潁州倚營門伏劒驅士卒登城城上機石發中營門及鎧之半皆糜碎而輿不傷莫不異之光綰亦至虔州節度使當富貴及旦有流星下墜能避夜夢道士告之曰旦有流星下墜能避當富貴及旦正中其柵及輿鎧甲之半皆糜碎

而輿無傷輿曰所夢流星是也由此自負

王繼勳

陳致雍曲臺奏議

墓銘并序公諱繼勳字紹元瑯琊臨沂人因家為泉州晉江人也其先自秦漢至隋唐累世名德冠冕蟬聯不絕國史家諜莫不詳焉故所謂仁人之利本枝百世昭穆無窮若夫離翦佐時寧亂定功於前渾祥輔主濟民垂名於後歸刀示信誓水指期或闢土肇基弘大功業近則我祖有之也別宗因地始封閩王諱審知族人尊之是為太祖四世之親因之追贈故桂州陽朔縣令贈司徒諱玉公之高祖也司空贈太師中書令諱偲曾祖也守泉州刺史贈侍中追謚武肅諱審邽皇父也福建管內三司發運副使檢校司徒贈太尉諱延禎皇考也崇國大夫人宋氏妣也公大昺炳靈祥麟叶趾弱齡襲爵黃亮秉躬我顯祖光宅閩區功格東表漢封三越奕世重熙脩貢職方不替獻命中間赤符未集作帝自娛維彼哲人振振公族矧復閩彊殘孽乘釁肆凶公能刻日指期對天永誓果見克殲猾堅大刷恥讎再造邦家疏爵崇命英蕩華路鸞鈴飛鑣加服九章踐登三事高陽舊里繁盛昔時行部晉安遺愛未泯保大四年諭順祐

之理稽簒遷之徽寶融適變而動公臆斷有焉帝嘉其誠允荅高秩拜侍中加特進賜推忠效節奉聖功臣食邑三千戶戴蟬頊貂入侍帝闥功冠群后位隆鼎司五年領池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守池州刺史秩滿考成績之狀居奏課之最再命陟庸不替厥位七年崇國大夫人奔問至自傷行役版輿闕奉陟屺嶕望敬勞永思忽焉哀驚迨將絶息羸病扶杖允莫能興萬石君純行篤孝人皆儗倫焉卒哭告祔金革從權起復視事共治七載宜民宜人無怨無惡惠政誕洽庶績咸熙朝拜左威衛大將軍屯守期門率厲士校玉顏臨鑒物温言煦春遇士大夫有禮與小人有恩器度豁然貴而不佚燕以書善楷妙經詰墨迹餘暇手寫好學不倦為善是稱招禮耆儒弘廣經義通方之訓隆諸子弟堂構斯盛由公負荷有此之賢如此之親嗚呼天不憖遺哲人其萎享年四十有五以保大十四年七月十二日薨于京師崇禮坊私第正寢皇上撫几增悼廢朝三日詔鴻臚護葬司儀禮賻賻加等啓窆右衛上將軍謚曰敬禮也以其年八月二十五日葬江寧縣安德鄉先夫人青陵原合祔禮也嗚呼祖庭撤奠遷柩蠲紼素旒委以曳軓雲翣翼而蔽驂笳鼓悲鳴霜風慘冽世嗣號而踊絶虞歌挽以縈紆嗚呼旣葬皇皇求而不見親賓拜以復

土輿伏回而下崗徽陽踈林歸軒空蓋公娶清河郡夫人崔氏舊朝相國
胤族孫女也委棄景胄訓承大家曹謝賢才維則是效裴王宗族作殯可
偕不幸先公而亡繼室滎陽郡夫人鄭氏往歲名推賢淑翼贊宮闈玉度
有輝蘭儀誕茂作儷于王公從夫爵禮也長男傳嗣池州
職是司皷鞞秉同律以聽軍聲陳旌旗以鞠師旅在昔宣
孝之行天誘其衷端已厲俗勤節苦學寡欲無玩壞瑋奇
必待舉次男曰傳憲次男曰傳最並冠而未就賢親師進德
其在茲乎有女二人長有適人為婦之端次以少未笄既喪父天殆無所
怙箴管右佩婉惠其儀致雍昔與嚴助同鄉入見諸任在列仰覿亮迹合
紀殊庸拂琬琰以增悲愧銘頌之陋略辭曰惟閩有雄冠彼百越皇皇我
祖昭昭丕烈景胄流芳維公則哲襲爵弱齡守命邦節伊昔故土猾豎肆
逋放弒我君盜據我國世祚中零厥心否塞潛運神謀入剪兇慝泉山紆
盤秀出高峙大荒東流禹迹攸紀帶海一隅膏壤千里疇
此崇徽九命踐登三事戴珥貂蟬帝闥入侍守郡池陽風
棠猶詠蔽芾執親之喪杖寢在廬漢文權制墨縗外除權
苻期門總旅警衛宸居學業優備文武不墜分袂藏書永
錫来嗣師禮着

儒論道說議皆軒柱楹墨迹猶記偉哉君子威儀堂堂蟬冕照光襲蘭鬱茂高風殞霜緬邈不見人懷永傷玄堂一閉兮冥冥幽魂江邊古路兮原頭新墳青陵松柏兮他年子孫碑存荒草兮傷嗟掊人

王延稟

通鑑綱目 唐明宗長興二年閩奉國節度使王延稟襲福州延鈞遣樓船指揮使王仁達拒之仁達偽降繼雄喜登舟慰撫之曰果煩老兄再下延稟舉兵襲福州敗死初延稟聞閩王有疾帥建州刺史繼雄將水軍

王彥儔

南唐書列傳彥儔蔡州上蔡人少為州軍校唐同光末諸郡多亂彥儔聚傳彥儔蔡州上蔡人少為州軍校唐同光末諸郡多亂彥儔聚恂恂能者得富貴我輩不可後人彥儔許諾且曰今夕吾直府中公等可持兵來吾亦裹甲為內應既夜六人者如約俱至彥儔伏壯士盡捕斬之持其首叩帳門告刺史曰姦盜竊發幸已伏誅懼有佚黨為變願公亟號令以安衆心刺史驚喜而出彥儔即斬之歸其罪於六人者翌日悉族六家據蔡州無敢動唐兵來討彥儔自計不能守匿其妻子於村舍奉父母來奔烈祖輔吳以為都押衙歷和州刺史始遣間使迎妻子南歸彥儔有政績善撫境內和遂為富州入拜統軍自以發迹兗亂於是務為恭謹烈祖嘉之嘗陞堂拜其父開國以為池州節度使常夢錫自給事中以直諫貶判官彥儔事之如在朝廷人士稱之卒于鎮

從効跋扈崇文不能制及師潰元宗歸罪於陳覺馮延魯而崇文及諸將皆弗問頃之移鎮廬州入為神武侍御統軍復出夏口其治皆如初後主即位崇文手疏時宜政體備陳箴誨加中書令未拜而卒

王建封

南唐書陸游傳建封上元人少從軍以任俠驍勇知名元宗取建州建封為先鋒橋道使焚建州外郛克城諸軍乃能入我功當第一敬洙因推之曰君言是也具以聞諸朝第賞拜信州刺史人皆多敬洙而薄建封建封忿曰我縱火先登克城諸軍乃能入我功當第一敬洙因推之曰君言是也具以聞諸朝第賞拜信州刺史人皆多敬洙克覺奏請建封濟師建封卒五千人會之破福州版寨入東武門而建封亦與諸將爭功遽斂兵先退弘義乘之我軍復敗遂潰而歸元宗深銜建封顧方治覺等擅興未及治也建封內不自安元宗懼其作亂召為天威軍都虞候付以親軍建封遂泰然恃恩僭侈無復顧憚會戶部員外郎范仲敏疾魏岑鍾謨李德明用事摘建封上書歷詆岑等請更用正人元宗遂發怒謂建封武臣握精兵敢干國政謀進退柄臣其漸不可長流池州未至殺之仲敏棄市未幾岑見仲敏為厲請道士上章訴天數月竟死云

稽神錄江南王建封築第淮南臨街見媪引少女藍縷而姿色絕世云孤貧無依王曰吾納爾終身可乎媪欣然召入取新衣二襲衣之及女始脫故衣皆化凝血於地後王被誅王壺清話王建封才死鍾謨

魏岑等見建封為崇厲聲曰吾為國擊邪去惡欲誅君輩以肅朝綱嗣君反誅於我今奉候諸軍共辨於陰晝夜隨之岑等呼道士奏章告天竟不能脫不月餘二三子相繼卒

王感化

南唐書談諧傳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繁樂部為歌板色元宗嗣位宴樂擊鞠不輟嘗乘醉命感化奏水調詞感化唯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元宗輟悟覆盃歎曰不當有衙壁之辱也感化由是有寵元宗嘗作浣沙溪二闋手寫賜感化曰蓝蓞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間還與容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清漏永小樓吹徹玉笙寒藕絲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迴首綠波春色暮接天流後主即位感化以其詞札上之後主感動賞賜感化甚優建安志感化建安人聰明捷急尤善滑稽本郡節帥更代感化獻詩云旌旆赴天臺溪山曉色開萬家悲復喜迎佛送如来入金陵教坊嘗侍宴有白野鵲在苑中主令賦詩感化應聲云碧巖深洞恣遊遨天與蘆花作羽毛要識此来棲宿處上林瓊樹一

枝高他日唐主遊苑中適有牛繫枯桁上令賦詩感化應聲云魯遭窜戚鞭敲角幾被田單火燎身獨向殘陽嚼枯草如今問喘更何人因以諷時相云廬帥張崇入覲主為張宴崇獻名馬為壽馬驚跳衆無以為計感化奮前云寶馬雕安貢紫庭渥洼神駿舊傳名四蹄蹀躞天階下乍對龍顏不敢行叱御者牽去君臣大悅崇私惠以金帛甚厚唐主徙豫章舟至潯陽遇風龍舟幾漂至北岸得小舟馳救入渚不悅命酒獨酌指北岸山問舟人曰皖公山愈不懌時樂工皆從感化獨前云龍舟萬里駕長風漢武潯陽事正同珍重皖公山色好影斜不落壽杯中主大悅

王某

真仙通鑑

烏江聞王先生頗有道術因就門謁之先生玄巾褐衣隱几而坐風骨清美晦之再拜備禮先生拱揖其側語議高暢不覺至夕即八月十二日也先生召其女曰七娘者乃一老媪年七十餘齒髮盡衰行步俯僵而至先生謂晦之曰此吾女也惰不好道今且老矣既而謂七娘曰爾為吾刻紙作令夕之月置于室之東垣上頃之七娘如其言俄而奇光煥發一室之內纖毫盡辨先生與晦之翫談於室內寒氣逼人如在半天矣及曉將別先生以杖畫其庭塵土瞑晦視其所居則崖谷萬仞叢林參天

前日積水。目之無極。晦之與先生立于水濱。驚悸嘆駭。今日之睹。豈非仙家一夕。人世千年。先生笑曰。吾以為娛耳。振衣揮斥。逡巡即門庭如舊。晦之馳去。莫敢顧盼矣。

王轂

袁州府宜春誌 轂。宜春人。南唐初登第。長於樂府。有鴻門讌苦熱行。暑日觀道傍樹曲尤膾炙人口。其王樹曲云。內宴明朝日。王樹新粧逞嬌逸。三閣霞明天上開。靈鼉震疊神仙出。天花數朵風吹綻。對舞輕盈瑞香散。金筵紅絃旖旎隨。霓裳玉佩參差轉。璧月夜瓊樓春鶯舌冷泠泠詞調新。當時狎客盡尸祿。直諫犯顏無一人。歌未闋。晉王殿上粘腥血。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聖唐御宇三百祀。濮上桑間宜禁止。請停此曲歸正聲。願雅樂調正氣。轂未第時。嘗負氣忤人。人欲毆之。轂揚聲曰。莫無禮。我便是吟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者。其人歛衽慙謝而退。

泉州府清源誌 王轂。字虛中。以歌詩著稱。少遊豫章。崔安潛為江西觀察使。甚重之。崔子字昌遐。時在庠序。與轂善。將赴舉。昌遐置酒餞之。有日者在座。謂轂曰。君當待此郎為相。及登第後二十年。昌遐入相。轂始擢第。釋褐校書郎。唐亡。奔淮南。吳國建。爲右補闕。以禮部郎

中紋仕○年八十九卒○著歌詩二百餘篇號臨川集○撰前代忠臣臨危不變圖一卷○

王子邳

豐水誌

弟兵○南唐時為御史中丞○蜀境○公獨與搏戰○賊悉衆揜之○救不至○遂屈首○雖殊○猶挾之跨馬走五里許○乃仆○賊大駭○相率散去○鄉人至今奉祠于社○

王承肇

輿地紀勝

崔氏○夢周公山神○牽五色獸○迫其裾○因生承肇○五代時為魏王宗侃之子也○生於雅州○其母雅安至成都○見承肇曰○老僧所居周公山佳氣減半○乃孕靈於此子耶○

王昭遠

資治通鑑

後漢高祖紀○蜀主欲以茶酒庫使王昭遠為樞密使○以其名位素輕○乃授通奏使知樞密院事○昭遠○成都人○幼以僧童從其師入府○蜀高祖愛其敏慧○令給事蜀主左右○至是委以機務○府庫金帛○恣其取與○不復會計○

王仝

長沙府誌

與洞蠻戰闘而死○宋朝封加應侯○

指揮使○

王二 古今事通 隴州王二。居黒松林咆谷。以射生為業。名生王二。因逐鹿失道。遇女子渡水来。身無衣袽。見王而笑。王告以故。女曰。隨我来。跣行如飛。一石室。不聞煙火氣。夜共榻。晝採果與食。王二念母之供。以情泣告。婦送出。它日再訪。邀之同歸。王妻趙已三男女。此女亦二子與趙甚睦。外人至輒避。或自入山。經月不返。終不火食。王亦任其去留。後二十年猶存。

重録總校官侍郎高拱

OR. 11,757.

44

重錄總校官 侍郎臣高拱

分校官 學士臣陳以勤

書寫 修撰臣諸大綬

圈點 儒士臣胡邦寧

監生臣林汝松

臣董仲軏

00-61 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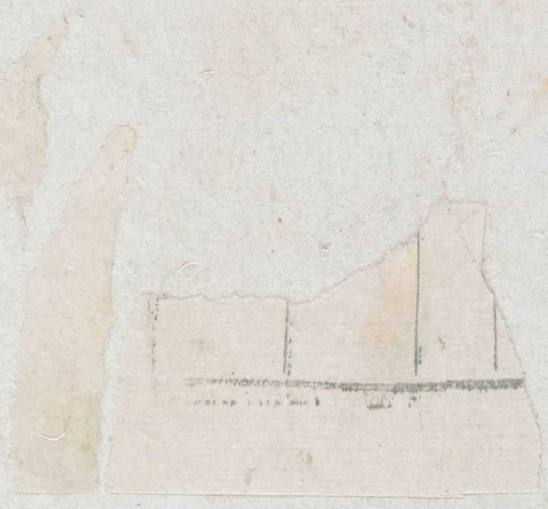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

Gr 11757
64 ff
15/2/44
S.G.S.

61 d









OR. II,757.

Oo. 61 d.